居易初集

序

昔者左邱失明。爰工載筆。虞卿亡命。雅善著書。於是太史公自悲其遇。而成一家之言。其傳屈子也。以爲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後之儒者。大率竊附斯義。是固然矣。究其所由。義未襮著。上天予我以才力。師友迪我以聰明。而我自有其精神志氣。磅礴鬱積。必有所發。不發於此。卽發於彼。以文士稱。已非門左設弧之始願。不得已而垂空文自見、豈所謂吉祥善事耶。瞀儒寡識。輒以著作鴻名。若不勝欣慕。而惡知當局者之瀰洟自慰也耶。或曰文以載道。古稱立言三不朽矣。何病焉。曰伊聖不云乎。我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我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我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之

言也。可謂暢發無餘蘊矣。是故伊聖無書。不必有也。孟子欲堯舜其君民。而不獲親見。此七篇所爲作也。自世教衰。民不興行。於是有所謂文士者。相交以詐僞而相尙以浮華。夫人之才力聰明。精神志氣。同具者也。譬之地。雖一撮土。無不能甲坼句萌。就令蕪穢不治。其蓬蓬者自若。奈何舍嘉禾。而惟芳菲之采乎。則當世之過也。斯人不自知也。然而蒼生受其禍矣。鄉使挾其才力聰明。精神志氣。用之身心焉。用之家國焉。用之天下萬世焉。爲道德。爲政事。爲技藝。豈遂一無表見。僅以浮華老此生乎。甚矣當世之過也。蓮山先生。少學爲賈。而進於文。因文而進於道。自言得力於四子書。及其鄉先生陽明氏之學。存心行事。悉本一誠。嚮嘗綜覈先生爲

人、其機警、則春秋之弦高也、其曠達、則戰國之少伯也、其清介絕俗。有道是親、則唐之宋清也、至於博參宗教、約守脛子、上窺造化、下驗人情、則惟明之賣油陳先生、（先生自號陳布衣曾三次伏闕上書獻心學圖）庶幾似之。餘無徵焉、若乃處紛華而不移。處豐厚而不淫、歷艱險困窮而不喪所守。鐘鳴而起。漏盡而息、視其終日所以。則惟黜揚子之拔毛。進墨氏之摩頂。效野人之獻曝。爲愚公之移山。是故施濟槩於鄉邑。而推於行省。忠貞著於朝野。而震於遠人。嗟乎。買人中有是人乎。文人中有是人乎。古有幾人乎。今有幾人乎。然而攷其平生所建白。僅見此區區文集。而猶空文爲多。今且放廢無聊。自儕於左邱虞卿。屈子史公之列。不可謂非先生之不幸矣。嗚呼。豈果先

生之不幸耶。吾非謂一手一足。即可大有爲也。人謚先生。則禍者福矣。先生而以文見。則禍者無時福矣。吾願先生之終棄其文也。吾願先生奉其聰明才力精神志氣。而益爲蒼生福也。即吾儕謬名文士。亦不難知效一官。能效一職。以其餘力。歌詠昇平。固不屑以浮華老。亦豈樂乎名山之藏。爲傳之其人計乎。而況於美人香草。自賞孤芳乎。　聖明在上。馨香祝之。旦暮遇之矣。時維光緒二十有七年辛丑季春常熟北市老傭王慶長敬安甫拜撰

自序

咸豐癸丑仲秋。土匪潞小禁子作亂。滬城陷。邑令袁公死難。時先府君資政公。董理育嬰同仁輔元三善堂。收養嬰孩數百。乳媼稱之。倉皇遇變。不忍棄去。乃誓與共存亡。以全家不避難爲孤注之博。於是戚友等。私挈元善兩弟一妹出虎口。餘一姊兩弟留。元善年僅舞勺。流離轉徙。抵餘姚。乃得依外父魏君。臥病經年。及起入塾。僅溫熟四子書而已。乙卯春城既復。全家回故里。竟得無恙。適　府君興建敬修家塾。命元善監視工役。越三載始竣。仍隨侍至滬。未幾　府君棄養。遂席先業。習計然術。不復能讀書矣。壯歲以還。稍知自勵。喜閱先哲格言。尤信鄉先賢陽明之學。益奮勉求

自立。惟是腹笥空空。未敢操不律以與學人往還也。光緒戊寅。隨蘇揚同人創辦義賑。繪印災民圖冊。風勵激勸。類需文牘。滬上高才博學。實繁有徒。胥願相助。發揮情事。顧愈中人以下。非淺顯莫喻。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忽見清光一縷。朗若白晝。牆壁字畫皆現。一剎那昏黑如故。時僅夜過半也。自覺機緘大啟。急燃燭錄腹稿。出以示同人。僉謂此眞可以喻俗矣。嗣是每有所感。筆之於書。以紓其胸中所欲言。自承乏上海電報。君子至斯。未嘗不得見。講道論德之餘。每及時事。元善粗鄙之性。輒多憤激。前歲之臘。接京電。知有十二月廿四日　諭旨。驚駭欲絕。徹夜不能眠。涕漣洏交頤。次日見諸日報。人情鼎沸。無可爲計。已而志士雲集。以元善職電

務。迫令發票、遂攖執政之怒、幾羅文網。幸得督辦電報毘陵盛公密電、促令避禍、遂來海外。夫君父之難、焉敢避之、而當日中外諸友、無不力勸他適、以爲此時　皇上且不能自保。誰鑒爾之苦志、盍越境以俟亂定乎。然固未知廷臣必欲置之死地。而以新黨二字爲一網打盡之謀也。迨浮海之次日。疆吏果下搜捕令矣。未幾并籍其家產矣。自維少未讀書。長而服賈。其後雖究心典籍、亦復不求甚解。聊異於搖頭擺尾之爛時文先生。曷敢與文章經濟之士抗行。顧得以建言獲罪。去國投荒、而　聖主不深求。相臣不大索。以其餘年、縱觀山海、卒業簡編、其爲榮幸。較之掇科第、紆青紫、奚啻倍蓰。元善德薄、何足致此、冊亦先人爲善不報所積之餘慶

然乎。令元善待罪濠臺踰一載。友邦以客卿禮之。兵士衛之。有賓
朋文酒之娛。有妻孥僕從之適。轉念吾　君。瀛臺之厄。高不勝寒。
今則　西狩蒙塵。曾不得少享玉食作威福。悵望秦雲。恨不能排
閶闔而訴冤苦也。茲將平日載筆。關於時局者。彙爲一編。以示螻
蟻之忱。於是東西人士之索觀者有目矣。適舊雨北市老儒。航海
過余。曰盍排印以省傳鈔。我爲子訂之。元善曰。固所願也。乃著其
不文與非所以垂著作之意。書之簡端。海內外通人見之者。儻不
至噱然笑不止也。
大清光緒二十有七載。歲次辛丑春王正月。逋臣上虞經元善。自
序於濠鏡葡萄牙之大礮臺海闊天空處。時年六十有一。

居易初集目錄

卷之一

居易初集卷一

上總署轉奏電稟己亥臘月二十六日

王爺中堂大人鈞鑒。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電 旨。滬上人心沸騰。探聞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奏請 聖上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 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府經元善暨鷹滬各省紳商士民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詞電奏。

草莽微臣元善謹案當日諸君子。率率微臣昧死而爲此者。爲我 皇上也。而尤爲我 太后。蓋天既篤生 令辟。殷憂啟聖自有天眷。迂愚之意。蓋以 兩宮垂簾。蔚成中興之治。而 慈

聖於　毅皇帝升遐之後。獨能以英明仁厚之　君入承大統。御極以來、自國民以訖隣邦、無不愛戴瞻慕。蒸蒸焉日進於維新之治。不有　太后曷克致此。是　皇上之盛德。即　太后之盛德。　皇上之豐功。即　太后之豐功。後海先河疇敢曰否。祇以誤國罪臣。妄分新舊。盈廷水火。致有戊戌八月之事。而或一誤再誤。變出非常。爲　九廟之罪人。受環球之指摘。前功盡墮。豈不痛歟。至是而始悔之、已無及矣。然則諸君子與微臣。所以不避斧鉞。不俟終日。以貢螻蟻之忱者。保　皇上即以保　太后。亦即以保四百兆同胞之民也。新黨云乎哉。夫羣而不黨　聖人之訓。何新何舊、求我心之所安、與其力所得爲者。如是而

已。明理之士必能辨之。至於不幸言而中。此則傷心之事。出於誤國罪臣之阻力。固有豺虎不食者。然猶幸當日太后。雖未明言。而實俛鑒愚忱。不致今日絕無可補。苴微臣雖待罪有餘欣矣。而諸君子拭目以竢轉機者。其情抑可知已。庚子中秋上澣。元善敬附識。

上南洋大臣劉宮保電稟 庚子六月十一日

拳匪擾京畿。害友邦。國家存亡在於呼吸。日報登憲臺同楚湘鄂蘇皖諸帥電奏。以四應勦入告。老臣擘畫。中外同欽。但朝廷政柄旁落。都門兵匪合一。南北音書隔絕。居常守經。臨變達權。周公大義東征。李流不奉詔旨。往迹可循。不煩審慎。伏乞仰體　累朝締造之艱。下念萬姓塗炭之苦。電聯各帥並約李相合兵入衛。或竟率所部先行。力請　皇上親政。一面痛勦拳匪。以靖內亂而格外人。遲則殆矣。誠如憲電宗社安危間不容髮也。□□雖待罪異域。此心不敢忘君國。倘蒙俯採。大淸幸甚。

按本月十四日。香港中外新報弁言稱江鄂兩督有誤國之罪。

字挾風霜。蓋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惟當謠諑紛紜之際。長江上下。草木皆兵。疆臣有守土之責。立約安內。未爲過也。所最難解者。節相六月廿四蒞滬。至七月廿一京師淪陷。相距有二十七日之久。身爲輔臣。且分茅祚土。與國同休戚。又夙以知兵稱。吳楚良將多其舊部。倘號召各行省。調集數十營。疾趨勤王。先淸君側。痛剿拳匪。一面保使館拒聯軍。各國素與浹洽。亦自欣願。行成之易。事半功倍。何至　乘輿震驚。生民塗炭。坐失事機至於今日如是之棘手哉。雖款議得就。功勒景鐘。名垂國史。而天下人之指摘。後世文人學士之譏評。未必皆唯阿取悅。而爲中堂威望所震懾也。元善承節相優待數十載。故敢援忠誨之

已。明理之士必能辨之。至於不幸言而中。此則傷心之事。出於誤國罪臣之阻力。固有豺虎不食者。然猶幸當日　太后雖未明言而實僞鑒愚忱。不致今日絕無可補苴。微臣雖待罪有餘欣矣。而諸君子拭目以竢轉機者。其情抑可知已。庚子中秋上浣。元善敬附識。

急勸四省賑捐啟 戊寅四月

直豫秦晉四省奇災爲曠古所未有天旱雨三載地赤數千里死亡枕藉人已相食目擊者固屬傷心耳聞者亦必揮淚雖曰氣運使然實乃人心澆薄有以釀成之也然荒者已荒矣其餘未荒各省之人無不惴惴焉默祝蒼天不可如直豫秦晉之再荒試問有何所恃而無恐或者曰興修水利則倉卒恐不及也祈晴禱雨則誠敬恐難必也想來想去實無妙法一言道破曰救人之荒必可免已之荒即子輿氏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善惡報應一定之理現在通都大邑之人耳濡目染見聞已深揮手千金而助者有之質衣典產而助者有之變賣古玩而助者有之甚至婦女脫

贊理而助者有之好義者實繁有徒不可謂不多矣然此不過通商口岸信息靈便之區耳他如離省較遠之州縣山鄉僻壤之編氓非特目未曾覩抑且耳未曾聞一旦執途人而語之必曰斷無此事也言之不足以信於是乎鐵淚圖出矣或者曰據此圖說果有其事杯水車薪何能救得許多則請舉一數以算之中國輿圖二十餘行省今即以十八省計算各處偏災折作兩省尚有未荒者十二省每省扯六十州縣每縣扯人十萬每人每日省錢一文每日可得錢七萬二千千文通年可省錢二千五百九十二萬千文

國家之發帑不計也殷富之輸將不計也鄰國之移粟不計也果能涓滴歸公有何不可救或又曰人世喫慣用慣驟然何能

減省。不知　九重尚且減膳。則降而下之。王侯可減至卿貳。卿貳可減至士夫。士夫可減至庶民。斷斷乎減不到四省災民景況。夫舉趾向前。日見其不足。回頭退後。即見其有餘。何不可減省之有。更有迎神賽會演戲燒香寄庫之資。核計消耗物力十之一二。均可停省一年。移作賑濟。曰迎神賽會演戲燒香亦所以保年豐而期民安也。一傳衆咻。豈不大難。則請首事者焚疏廟中卜之於神。聰明正直者。必欣欣然首肯。至寄庫一事。請為細道其詳。夫陰間之費用有限。一年祇喫三節羹飯。無後嗣則鬼其餒。而其不日日喫飯也明矣。衣服亦須陽世以紙做成焚送。既無衣食之需。不知要錢何用。且錠帛而果可當銀錢用也。人世三節之焚化源源而

來。已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何必再藉寄庫。以作陰間之財。主更恐早投人世。又帶不到陽間。豈做守錢虜者。死活不肯看空乎。或者又曰。要勸天下人。个个減省出錢。談何容易。然每見破戶子弟向人借錢乞錢。嘑蹴之所不避。唾罵之所不辭。問其為何肯受此委曲。必要借到手乞到手而後已。實因別無門路。其心專也。倘人人存一个不救荒不能保不荒。不能弭禍患。舍此別無門路之心。你勸我。我勸你。結成一團善氣。蓬蓬勃勃。充塞乎宇宙之間。必能感召祥和。五風十雨。夫然後已荒者可救。其不荒未荒者可保。其不荒。作一世太平百姓。安安逸逸。免得擔驚受怕。諸君何苦而不肯為哉。

送兩弟遠行臨別贈言

光緒戊寅五月二十二日吳郡袁子鵬姚江胡小松赴豫秦辦賑璞山耕陽兩弟從焉執手江干乞余贈言爰書管見六則爲兩弟勗同人見之謬加稱賞謂可廣贈交游然益增余慚色矣

一救災䘏鄰固不可不盡心力然亦不可徒用心力但求無愧我心可已諸葛武侯不云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斯言實由中肯綮夫晝明夜晦天道也早作暮息人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能處處再思久而久之自得中和之道喜不至於過喜怒不至於過怒哀不至於傷樂不至於淫則心志必凝固健飯安眠百病不侵留精神以辦事此外則當聽

命於天矣。

一凡事固宜反覆討論。不厭精詳。愈講求則愈妥貼。然亦不可自是。過於辯駁。遇有意見不合處。反求諸己。一再審思。人之理長我之理絀。亟當幡然從之。己之理正。人之理偏。亦必婉言導之。如是則從者既喜我諫行言聽。違者亦服我無適無莫。譬如行逆風船。轉舵回篷。無往而不順矣。苟人人能反求諸己。更何有齟齬之事。總之心平氣和四字。固無往而不自得也。

一救災如救焚。原不宜退縮。然亦不可躁進。上海此次成行賑款。除收各善姓樂助外。諸同人約籌墊萬餘金。倘到災區後。遇有斷難坐視。必須擴充之事。如在數千金之款。儘可便宜先行。倘

或爲數較鉅。必待後路續信。款項可集。然後開手。我賑民捐民辦。無非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有九分力。行十分事。尚可勉強。五分力行十分事。則竭蹶矣。昔年曾文正公受任兩江。駐劄祁門。坐視江浙淪陷而不能救。豈得謂之忍乎。必也先籌大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行也。於能救之處。盡我心力。萬難救之處。聽之天命。募捐不盡心。居者罪也。辦賑不盡力。行者過也。然居行兩兩比較。終覺居者之安。不敵行者奔馳勞苦。某等素食減膳。亦聊盡甘苦與共之意。但願共矢恪誠。誠能格天。天或使之轉歉爲豐。諸君事畢。早日南旋。相與快飲於桑麻之間。聆偉績碩畫。何樂如之。

一民捐民辦。原不必受制於官吏。而聽其指揮。說大人則藐之。子輿氏之言。不我欺也。然亦不可有倨傲之意。雖曰當仁不讓。總宜和衷共濟。以免掣肘。其有萬難周旋者。切不可意氣相加。敬而遠之可也。至於晉謁大吏。指陳情事。凡地方如何慘狀。辦事如何棘手。募捐如何支絀。不厭詳告。不可自詡幹練而稍涉矜張。在局量寬宏者。祇哂我之妄。在心地狹窄者。更忌我之能。勢必至動遭疑忌。此當愼之又愼也。同事中亦不可互相標榜。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實至者名自歸。况此次辦賑。豈因求名而往哉。

一諸同事一到災區。須先審察情勢。揆度攜帶銀兩。可以自己開

放急宜聯絡有司設局舉辦倘細思熟慮或有萬難開手之勢而地方官倘可任事不妨託其代行我暗中查察之此因地制宜不可固執者也至於地方紳士蠅趨蟻附者安有端人其言難信招之而不輕出斯敦品之士矣然亦有故爲謙讓以退爲進亦有才短不能作事者誠以訪之禮以待之集思廣益不爲無補此即入國問禁入境問俗之道也

一敬贈格言聯璧十册老學究語廿册聰訓齋語十册爲諸君途中之消遣又四書一部余蓮村先生得一錄一部此數種不特可養身心即是辦賑扼要秘訣遇萬分爲難處但取此數書詳味必能得一定辦法趙韓王半部論語治天下是心得之言也

一世間有君子卽有小人。上智者眞君子。下愚者眞小人。若中人則可爲君子。可爲小人。酬酢交接之際。上智者或隱或現不易識。下愚者一目了然。容易知。惟中人有時沾染小人之行。有時激發君子之心。其過我也。如因一言之不合。卽目爲小人而拒却之。是逼成其爲小人。世間多一小人。卽少一君子矣。當窺其稍有不善。我以十分君子之心待之。掩其惡。揚其善。彼必恥居小人。勉爲君子。由勉而安。化成其爲君子。則世間多一君子。卽少一小人矣。與其能防。不如能化也。抑防之一字甚難。我欲防小人。必先事事揣摩小人之意。處處留心。刻刻在念。豈不大苦。且我欲防小人而先設一小人之心。倘遇眞君子。有不哂我虛

假而避之遠去哉設遇有更勝於我者卻以其道還治其身我不知不覺入其彀中則明明小人也我轉敬之愛之而水乳交融矣夫處世何奇但貴率直天眞爛漫毫無罣礙是即一生受用處況返躬自省我果可自命爲上智乎抑中材乎然則試問君子與小人其大關鍵在何處曰但看事事肯喫虧而局量寬宏者必是君子事事要佔便宜而胸襟狹隘者必是小人以此道擇人雖不可謂十不一爽然已庶幾矣

一心爲一身之主宰心以接物宜虛而謙愈虛則愈好心以任事宜堅而定愈堅則愈好時時鍊得此心如珠之圓如玉之潤即置身荆棘叢中亦無罣無礙一切吉凶禍福憑天吩咐皆可勿

計。夫精誠所至金石能開。只要道理拿得定。斷無過不去事也

以上數條。特持身涉世之大略。不僅爲賑務也。而賑務亦不外乎是。今與兩弟諸君遠別。謹獻芻蕘以代折柳。其餘一切展布措置。想智珠在握。無俟多言。臨楮神依不盡所云。

畿輔水利專事隄工似利實害説 庚辰四月

以隄衛民衛民則利何有害不知有似利而寔害者今昔異宜高下異勢也水性就下夫人而知直隸之水源派繁多宣洩不暢乃不事疏導專事阻遏其需土也勢必掘就近田土迨至明年而隄土漸坍入河又必掘田土以修之似此年復一年隄身既高河身與之俱高田地因之益低加以渾水灌淸濁沙淤塞勢必河變爲田田變爲河由是論之非築隄也實墳河也迨至河既高於田數倍水性之就下者安得不氾濫妄行乎訪諸輿情咸以爲小民之困於水者十之三困於隄者十之七當決口之後望洋而歎不得不另謀生理竭一夫之筋力延數口之殘喘無何而又派集民夫

分辦隄工矣少壯既胼胝從公老弱則枵腹待斃卽使刑驅勢迫幸而竣工新培之泥土未能膠固而小民無知一若隄防告成足資保障涸出之處百計張羅多方平墊始得耕種乃未及收成而秋水漲決萬姓脂膏仍付汪洋低下之十數州縣被水已十有三年矣雖蒙大憲賑撫而得不償失隄差仍難獲免某等查戶來雄周歷趙王河北岸大清河南岸下游一帶聞當道請撥漕米津貼村民令其修築體恤民隱不謂不至但隄長八千餘丈其間平險各工水旱土方爲數甚鉅雖有津貼不能不資民力沿河二十八村無非嗷嗷一息垂斃之民求能自食其力者百不得一而欲强供斯役不亦難乎且聞收工之際工房隨役在在需費一不遂欲

責其丈尺不符。縲絏加之鞭撲及之。一邑如此他邑可知。是以小民一聞築隄。惶恐觳觫甚於水火。流離逃徙宛轉圖脫。嗚呼閭閻之財力喪於隄。田廬破於隄。家室散於隄。衛民之政適以殃民。有意斯民者忍乎不忍。即如現築之任邱千里隄。發帑官辦似可不病民矣。而安州爲九河之匯。接連任邱西淀。當上游盛漲之時。淸河之水。又因東淀淤墊倒漾而西。水並隄高其勢甚猛。小民急救燃眉。勢必聚衆挖掘以鄰爲壑。挺而走險。有官法之所難禁者。年年耗此巨欵。仍於大局無裨。非謂似利有害者乎。總之夾河之隄。既塡河而掘地。護淀之隄。實酱患而防川。從前河深流暢。隄工一築可保數年。今既河淤流閉。而歲歲修隄。反致層層阻水。各處減

河亦復有名無實舊淤難消新水易滿明知隄之難恃而不敢不修鄉村民愞驅策難堪加以此疆彼界難免爭端而不肖紳董則又借此爲緣視爲利藪凡此種種筆不勝書民由未清其來源未暢其去委而徙於泉水之湴橫加堵截又何殊惡兒啼而塞其口耶然則居今日而籌水患惟有廣開新河宣洩積淤排決歸隄則築而永固水雖大而易消脈絡貫通害除則利自興也至於如何可以分水之勢如何可以洩水之流新河應作何等寬深則非履勘情形未能擬議夫爲政之道最惡夫名爲利而實則害隄其一端耳九載汨陳禹興而尚疏瀹遂奏平成此中國治河之祖不足爲法耶爲民上者盍念諸

驛亭壩改復石堰記 庚辰夏月

吾族自始祖琉八公遷居上虞驛亭村已歷二十餘世虞之北鄉有夏蓋湖焉南抵蘭芎諸山西濱曹娥江北極於海中間溝渠縱橫灌溉民田一千三百餘頃驛亭處夏蓋湖東為洩水之匯中有石堰唐長慶年間所築界上下河以資瀦蓄舟抵堰易而復濟迨
本朝乾隆間族人替石累泥為壩兩岸設轆轤繫巨緪以挽舟楫行旅稱便此壩為族人按戶挨日輪值不預他姓當改壩時非有官司令甲也相沿已久遂視為業嗣後涉者與挽者爭值屢搆訟有司患苦之於是設法防制列瓦十二章鈐以印置壩上客過需索准碎裂之朔望持瓦呈驗胥吏有費似平化私為官核計一

歲入貲實數千貫。族之人賴以舉火者數百家。雖然利之所在。害卽因之。百餘年來戶口繁衍。每家歲輪一二日。所獲實微。而農家子弟。歲時不作苦。浸成游惰。且羣焉以陵競爭爲能。風俗因之日壞。 先府君資政公憫之。慨然曰。是不可無以援挽。而使宗黨胥及於溺也。爰出資建造義塾。延師訓迪。並給發贍老恤嫠月糧。以教以養。冀有以潛移默化之。而丁口旣衆。欲其盡舍壩務而安耕讀則實難。 資政公彌留之際。深以此志未竟爲憾。咸豐年間。鄉人因湖水不敷灌溉。於曹娥江塘開挖缺洞。導江水入湖。江水挾泥沙以進。不十餘年。湖槽愈淺。而驛亭一壩。又日久失修。更形低陷。夏蓋湖水一洩莫遏。每逢旱歲。常患乾涸。同治庚午。湖內四

十八村公稟有司。將壩身加高重築石樑。族人以舟難車拔。商之於余。思聚衆拆毀。余曰。此 國家水利攸關。官憲政令所定。誰敢擅毀。族人不得已。則皆欲稟請退壩。余曰。此舉若行。吾族一姓之福也。乃遍詢族中耆老。僉曰。願棄。於是爲之具詞有司。邑侯余公庭訓。嘉歎。重其事。即日親臨。徧召列是十六人。諄諄勉以孝弟力田。各賞銀牌一面獎勵之。遂宣示勒石永禁車拔。余猶恐族人之猝難謀生也。稟命 太夫人。商之諸昆弟族人。逐戶給籽種。其不能耕者。復出資於旁近小越橫塘兩鎮。捐納牙帖。使可貿易各得其所。是舉也。共糜制錢數千貫。與族人訂約。日後倘仍業壩。則此款不論年代近遠何若。概須計息償還。越二載。王公晉玉宰是邦。

以舟楫繞道小越河清相安無事。更爲通詳 督撫 各大憲批示立案。迄今距庚午已十稔矣。族之老弱者大半凋謝。少壯者爲農爲工漸務正業。竊計更十年後。休養日茂前事日忘。我宗族彼此相安頹風盡革。 資政公在天之靈。亦庶幾稍慰矣。爰詳次其事勒之石。俾後之人考信焉。

上盛杏蓀觀察利國礦條陳 庚寅二月

一曰建爐廠。査外洋安設鎔鐵爐。每擇產煤富旺之區。以便運鐵就煤。今利國鐵礦。南距青山泉煤窰三十五里。北距嶧縣棗莊煤窰九十里。而利國爲適中之地。雖青山泉比棗莊較近。且已見煤。惟煤質稍鬆。必須攙和嶧煤三成。方能煅燒焦炭。供鎔鐵之用。而鎔爐日夜無休。需水甚多。青山泉棗莊均在陸地。不若變通辦法。改爲運煤就鐵。煤經燒煅焦炭。質僅六成。運腳已可減輕。兼之利國產鐵礦山。均濱臨微山湖、由湖口楯入運河一水可通。卽由韓莊落船入運河。亦祇陸路八里。建設鐵路所費無多。相度地勢。在總局之西北。西馬山麓。最爲合宜。是山伸入

湖中三面臨水。建廠設爐吸水永遠不竭。且空氣涼爽便於工作。地址又高、可永免湖水淹灌之患。如建築馬頭、安置鐵軌起重絞架。將來提取機器入廠。運送鐵料落船。大省人工搬運之費。照此佈置、則與前蓋之總局房屋毘連。不致置諸空曠矣。

一曰驗煤層。夫天生煤鐵本屬相連、以供鎔化之用。卽使相距百里。在造物視之、猶咫尺間耳。利國鐵礦、從來祇知有嶧縣之煤宋時三十六冶、想皆取資於此。但開採至今已千有餘載。民間廣挖煤窰。近地淺層之煤漸已掘盡、以致廢井積水甚多提吸需費不貲。於此置機大舉。恐有哃老之虞似無把握惟青山泉之煤爲創開生地。可期取用無窮。現在所開各井深僅二十丈。

煤質較鬆。尚非愜心之選。此次沿途相度。見該處地方居山之陽。平疇數十里。三面羣山環抱。山背皆係青石。而山之西南東南相距數里之地。均有黃石顯露。諺云青石出黃石。嶺不出金銀便出汞。此言雖俚。而合諸西國礦學石層之理。不謀而合。正可就彼兩處。用鑽地機器扦深五六十丈。如果探得礦有厚層佳煤。方照西法大辦設機開採。作一勞永逸之計。則目前試驗煤層。爲入手第一要義也。

一曰疏水道。凡剏辦煤鐵諸礦。以籌運道爲先務。而陸運尤不如水運之廉。若運道艱滯。則雖有精鐵佳煤。亦無從措手。查青山泉地方。距煤井西南半里許。有泉河一道。曰屯河頭。卽所謂青

山泉也。如將煤井漸移而南。則煤層愈佳離水愈近。此次往勘正屆嚴冬。見水深盈尺涓涓不竭。河面闊有二三丈向東南更闊。經泉河圩十八里。流入荊山橋正河。此河上流卽蘭家壩爲微山河之尾閭、水有源頭。自荊山橋以下可通舟楫。河面闊七八丈十餘丈。深至七八尺丈餘不等。夏秋之間、雖千石大艘亦可往來。惟冬令水淺時。恆有兩岸居民壘石爲渡。故中流間有淤成淺渚者。再向東北迤運過宿羊山。至老龍潭口、流入邳州運河、計程一百里。此青山泉抵運河水道之情形也。如果大辦煤鐵。需用大宗機器鍋爐。斷非陸運所能致。必須將荊山橋正河。用挖泥機船逐段撈淺。再將由泉河圩口。至屯河頭十八里。

舊河開浚深通、將來機器由此河運入、煤鐵由此河運出、獲利方有把握、蓋既經大舉、除供鎔鐵外餘煤正多、若不籌定運銷之路。何能估搁巨本、利國鎔成之鐵、雖可由韓莊繞道下駛、但間有糧艘過運。湖口堵牐蓄水。冬令淺涸之時諸多窒礙、況由青山泉至利國。三十五里已建鐵路一道。則兩地煤鐵循環轉運。庶幾水陸均便。卽下游清淮一路糧食雜貨。向從陸運至徐州者。亦可改由此河水運。沿河民田年年苦旱者。亦可藉資灌溉。是此河一開。匪獨爲煤鐵兩礦疏通咽喉。且關徐郡農田商務。國計民生之命脈也。估計從屯河頭至泉河圩口。開深八尺面底扯寬四丈。每里土方五千七百六十方。十八里共計土方。

十萬三千六百八十方。每方約挑夫工食一百五十文。連築壩約需規銀一萬二千兩。再將荆山橋正河酌量撈淺。而於泉河口老龍潭等處。仿照西法添設雙牐三座。以束水勢。約需規銀一萬八千兩。兩共計銀三萬兩。如果開浚之後。可以灌溉兩岸民田畝捐。或徵收過牐船鈔。則目前祇須籌墊。日後仍可歸償也。

一曰建鐵路。凡外洋辦理礦務。無論運鐵就煤。運煤就鐵。皆須建造鐵路。以利轉運。然煤礦之鐵路。與驛站大路不同。祇須輕便簡省。查歐洲鐵路其式不一。軌度自二尺至七尺。寬窄亦各不同。而煤礦之軌只須寬三尺。與從前吳淞之鐵路相似。近來泰

西更有新式高腳鐵路。為軍營轉運餉械之需。在空中行走不佔地面。隨處布置隨時可以拆卸。大省購地築基之煩。倘遇地形凹凸山路崎嶇。以鐵柱之短長。配地形之高下。如過河渡湖卽用長腳。不啻代橋柱之用。故其經費較平常鐵路。不過十之三四。青山泉造至利國。計程三十五里。大約六七萬金足敷開辦。而每年節省運價於無形者甚鉅。查青山泉每輛牛車運煤一噸至利國車價一千五百文每日煤鐵往還僅各運一百噸須錢三百千文以一年計算已須十萬八千千文且利國驛係五省入都孔道。星軺冠蓋絡繹往來。如建於正站之傍。則官商行旅無不目覩其利便。大足開內地風氣之先。將來本廠自製鐵軌既成。卽可由徐州造支路至開封。南北分駛接建幹路。似亦盈

科而進之辦法也。抑更有請者。我中國建造鐵路。重在鞏固邊防。轉運天庾爲首要。竊惟邊防以東三省爲至急。漕運以浦口爲最便。若能先由浦口達徐州。循中大道驛站造至京都。路既寬平。施工較易。又道出利國驛。卽以自製鐵軌。隨造隨運。則不勞而理。事半功倍矣。不揣愚魯。姑妄言之。

一曰造船隻。查外洋機器體大質重。如運入內河。斷非尋常船隻所能駁載。聞昔年東省之剏設製造局也。所購機器亦由運河轉運。當時皆僱湖廣江西之船。喫水四五尺。沿途節節阻淺。自隔歲秋冬開行。至次年五月迄未到局。船戶水腳用盡。典質俱窮。甚至有棄船而遁者。更有鑿破船底。沉機器於河而逃者。不

得已攜帶起重工匠。由濟甯沿途迎提。至窰灣泇口貓兒窩等處始過諸途。在河濱裝搭起重架子多座。用絞車鐵鍊提上。以一船分作兩船始能出險。非特水腳糜費數倍。即工程亦曠廢經年。其悞皆由無合式駁船。又不早爲自造之失着耳。夫前車之鑒。即後事之師。誠能在湖南工料油蔴便宜之處。飭造駁船十艘。可載十噸至三十噸不等。仿甯波烏山船式。底寬而平。首尾尖銳。長五六丈。闊二丈。儎重時喫水不逾二尺。艙底多加低檻。使重心常在水綫之下。則任重而穩。首尾外包鋼皮。雖冬天亦能破冰而行。再造淺水小輪船兩艘。逆流拖帶。庶不致曠日遲延。將來機器運畢。仍可常年自運煤鐵。往來上下游行銷。核

計經費每船。連篷錨槳櫓約須六百金。連兩號小輪大約至多萬金足矣。此轉運機器之緊要關鍵也。

一日濬運河。南糧之由河運者。全恃運河爲命脉。名爲年年撈淺。其寔徒有具文。推原其故。皆因運河帆檣如織。不能中流築壩。而水勢剽疾。凡牐口澗口尤易致淤。蓋山澗之水多挾粗砂礫石。或兩水爭流。或坐灣阻牐。縈洄而積成淺渚。凝結甚堅。旋挖旋淤。且在水中。亦非畚鍤人力所能施工。非用外洋挖泥機船不可。但此種船隻亦分數種。有用小鐵斗十餘隻。繞軸循環升降者。有用長柄大鐵斗一具。入水挖泥傾置岸上者。近來新出一種。其式似長柄大鐵鍬。鍬端有大畚抓取砂石。如農器之爾

泥然。一觔可取泥數噸。以之開挖砂石。堅結之處最爲相宜。其舊式長柄大鐵斗之船。用以挖取淤泥甚速。另有一種木機器船。一人撑駕。一人搖動機柄。淤泥卽隨機而上。一日亦能挖數噸之泥。以之疏浚小河亦甚靈便。以上三種挖泥機船須各購一艘。約共需費萬金。並於老龍潭牐口。設船塢一所。以爲修理庇藏之處。遇水小之際。在運河及微山湖荊山河靑山泉等處輪流開挖。則運河上下游。可以一律深通。卽荊山河及屯河頭。爲本局轉運咽喉者。亦可不憂淺阻。槪之微山河爲漕運之水櫃。近年日形淤淺。漸失灌溉之利。如用鐵斗機船挖取淤泥以澆灌地畝。以代糞壅之用。則瘠土可變爲沃壤。而運河兩岸當

因培隄取土估廢之田地。亦可塡凹使平。一舉而於漕務農務礦務商務均有裨益。似可稟請　漕帥咨商徐道不分畛域。通力合作者也。抑更有請者。訪聞徐屬豐沛碭山等邑。近來出產土藥。每年値價銀二百餘萬兩。皆以府城爲總滙之區。商販大都繞道靈宿。由浦口偷越出江。豈甘心漏稅多費運脚耶。其故一因厘卡之太密。一因水道之阻滯。今旣將離郡十八里之荆山河開挖深通。誠能援照洋貨三聯單例。在徐州設局併征。總完稅厘一道。卽從荆山河裝船下駛。沿途關卡不再抽收。僅照値百抽五。已可得銀十餘萬兩。除酌提一二成爲常年疏濬河工經費外。其餘仍匀解各關卡。以抵舊額。必能有盈無絀。則官

商兩利。而挖河之役。亦可川流不息矣。

一曰通電報。凡外洋礦務商務。首重信息靈通轉運便捷。故能操縱自如獨擅其利也。今水陸運道業已兼籌。而利國礦廠僻處山陬。若督辦大憲遠在他省。倘有要務駐局總辦函牘請示。動輒經旬累月。即運銷各埠煤鐵。市面亦有暢滯。何處宜增何處宜減。亦覺音問維艱事機遲鈍。且鐵路與電線相輔而行。如上年天津至唐山。兩車碰撞致蹈危險。即是無電之弊。今利國至青山泉建造鐵路。則必設電線隨時以報平安。兩端亦必派學生司報。既有此費不如逕連經線。與各處四通八達。查韓莊運河沿岸本有電線。距利國驛祇有八里。應由局前立桿至韓莊。

加綫接通台兒莊轉報。則數千里外信息。可朝發夕至矣。

一曰免稅厘。天下錢漕之額。莫重於江蘇。此固人人能言之。而天下關卡之稅。莫苛於淮徐。尙未盡人而知也。今試由瓜洲至濟甯數之。關卡林立。其中有爲常鎭道所轄者。有爲淮關監督所榷者。有爲漕運總督所管者。有爲淮揚道設立者。有爲徐州道征收者。亦由爲山東所榷稅者。沿途胥吏更有需索。每船貨物綜計其關稅厘金。胥役飯食胥員私費等項。較本價且逾數倍。宜運河之商販裹足。致土貨不能出。外貨不能入。而民生日困也。若洋貨洋票。則又不敢過問。豈非眞不平之事乎。今利國青山泉煤鐵兩礦。本爲海軍衙門。奏開鐵路之需。照例應當免稅。

卽所餘之煤鐵。運往四方銷售。亦藉以奪洋鐵洋煤之利。論西律在　國家亟應保護。況創辦之始成效難期。應稟請海軍衙門奏明。此項煤鐵暫免關卡稅厘十年。俟十年之後如果辦有成效。再援　北洋大臣批准。嶧縣棗莊官煤局之例。每噸煤稅厘併完銀一錢。不論行銷何處。祇完稅厘一道。其利國之鐵亦可援此比例。每噸完銀三錢。任其運至各埠。概不重徵稅厘及落地等捐。似與外洋保護商務之道庶乎近之。

一日開錢莊。將來煤鐵兩礦並舉。夫役每日給發辛工。需錢何止萬緡。查徐屬地瘠民貧商販稀少。又離通商埠頭窵遠。市面不用本洋英洋。向以紋銀制錢為正宗。而尤以店鋪所出之錢帖。

爲通行之券。因其載明字號。較紋銀易於辨別。較制錢便於取攜也。是以錢莊有資本萬金。卽可出數萬緡之錢帖。雖民間均信用流通。按其實究難免虛巧之弊。凡銀錢市價故意低昂。每遇豐沛碭山。土藥收成之際。則錢價驟短。紋銀十兩不過換錢十四五緡。過此以往當徵收田丁之時。則又銀價頓漲。每十兩可換至十五六緡錢。賈皆視此居奇獲利。將來本局需用錢文。倘捆載現銀至徐。隨時以銀兌錢。則常年估擱銀利。暗虧錢水積少成多。且取彼錢帖則有倒閉之患。易取現錢則有轉運之費。不如酌提股本萬金。在徐州自開一莊。自印極精錢帖。以代鈔票之用。既免意外之虞。又省運錢之勞。且於滬上往來滙兌

業中求之。務使各當其才。蓋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苟非素習。雖勤無功。至各帳房事有煩簡。倘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濟者。則應由各帳房正執事。自行斟酌添用司事。庶幾情意交孚。得收臂指之效。溯從前湘淮各軍。凡總統祇選派營官。營官哨官什長。皆由營官召募。故能休戚相關。同心戮力。蔚成中興偉業。若事權不專。意見參差。最足爲患。沈文肅公有言曰。一人兼辦數事。數人合辦一事。皆無當也。旨哉斯言。可三復焉。

一曰厚祿糈。中國官場辦理局務。最足動上游之聽者。曰裁減。曰節省。殊不知明者愈節省。暗者愈掊克。蓋天下未有枵腹從公之人。況開源與節流情形不同。今創非常之大業。欲責任事之

人專精一致。必使之無內顧憂。否則必另營他務。分心外馳。何能收效。即各帳房執事。亦須慎選通曉市情。識見開拓之才。此等人充其心思智慧。自能致富。斷非微薄辛資所能招致。諺云三年出一個狀元易。三年出一個經紀難。（明於貨殖者曰經紀）誠未可輕量也。但目前借支官款開辦。若所定薪水過厚。恐羣情因羨生忌。必致縻費之謗。衆口鑠金。不得不長慮却顧。除洋工師華洋工匠薪俸及男女工人辛飯。逢星期按名支給外。凡局員與各執事薪水伙食心紅紙張一切局用。從寬約計額定數目。每月一總開支。尤爲簡便。萬不可有掛名薪水乾修之類。查外洋各項公司。所延執事人等。無不量才授事。凡不合用者。雖微貲

必惜能勝任者雖鉅款不吝用能鼓舞人心殫精竭慮克臻富强之效不第此也雖當年薪水所入足以養家迨年力就衰老之將至或舉賢自代後回家不能自食亦非人情擬請所獲之利除繳付官息外尚有盈餘就十成中酌提二成以爲局員各執事等花紅酬勞藉作旨蓄之謀如是斷無不力圖振作存公私兩利之見行見不待督率而羣情自奮抑更有請者舉凡興辦西法商務各局總會幫辦人員無論如何大徵明效但水漲則船高獲利豐必花紅厚專注其心於謀利自然愈研愈精愈推愈廣收回利權庶乎有豸如或勤勞卓著有待獎賞者祇可保以崇銜榮以虛名或告退仍支給半薪及身而止

聞廣東陳
李濟堂開

張二百餘年歷久不敝其用人之法得力於此以小喻大可爲則效似不必以寔官期許。蓋一萌名利雙收之念。見異思遷。則心志紛而會計必疏。華而不寔。萬難兩全。況效法初辦。追步後塵。即使全神貫注。猶恐未必能與西國公司齊驅爭勝。商務重在獲利。非做成局面即可了事也。至督辦大員。應否開支薪水之處。候憲裁可已。

一曰建局廠。鄂省機器各局開創締造。本地土木工匠。不特未覩全豹。且未略見一斑。聞局中所雇監工洋匠。又係初次來華。人情語言尚未接洽。況房屋之樑棟墻垣。門窗戶牖各項名目。尤難融會貫通。以入地兩疎之洋人。督未諳工程之匠役。斧斤從事。深虞扞格。經年累月。苦於難成。若自行辦料雇工。尤爲瑣屑

繁雜。必至照原估浮出倍蓰。俗諺有與人不睦。勸人造屋之語也。查上海建設各局廠、多係包造匠頭中頗有殷實之人。按照圖樣決不偷改。且曾經閱歷。一切間架結構。無難舉一反三。又有一種打樣西人。專門繪圖估價、經手工程。兼明格致重學。何等馬力機器。應需何等堅固房屋。日後運動震撼、決無脞蟄塌陷之患。凡匠頭包定工程。悉由打樣西人居間作中。提取九五中用。款即出匠頭包價之內。向例立承攬時。先付定銀若干。以後工程做到幾成。再付幾成造價。均歸打樣者開單領取。且可剋期蕆事。該西人常川到工監視。倘或工程與承攬圖樣。稍有不符之處。立即飭令匠人拆造。必如式而後已。雖極大工程。照

所包數目。可以算准厘毫。全功告竣不溢分文。本局織布廠屋。宜招上海匠頭包造。並用打樣西人作中。再由所雇監工洋匠。與打樣西人詳細交接。必能得心應手。悉臻妥善。至於水木石料。或本省所出不敷所用。該匠頭亦能核加船鈔水脚。遠至鄰省購運。如是則提綱挈領。不勞而理矣。諺云圖大事者不惜小費。按之似費而實省也。再官場中土木工程。每因工竣後。七折八扣領價維艱。承造匠頭。不得不格外浮開。預備虧耗。今用打樣西人作中。可無領價折扣之虞。則開價實而施工速。又付價憑諸洋盟。局員管辦工程之精白乃心者。更可昭然共信。再布局設在省垣城外。濱臨江邊。左近無大行棧。所有花布兩棧房。

宜格外寬建。約計出布六十萬疋、捆作四萬包。布棧須可儲布三萬包。花棧可儲子花十五萬担方足敷用。尤須離爐廠稍遠、以免不測、

一曰購棉花。查木棉出產。以海門崇通上海餘姚爲著名。而長江數千里沙洲尤爲大宗。每年所出何止數千萬、本局織機千張。所需子花約廿餘萬担。計花價多不滿百萬金、採辦尚非難事。若必拘定用鄂花出示定價。令賣者自行赴局、勢必紛至沓來、瑣屑繁雜、且初開局時少用人手。尤恐顧此失彼、大凡物價買者多而賣者少則貴。買者少而賣者多則賤。隨時移步換形。即早晚市價不同。豈能朝令暮改。所以出示定價一節斷不相宜。

至於用花不拘何產。總以織出精美。比較價值。核算便宜爲準。若湖北之花。少銷於織局。必多銷遠處。否則下游數省棉花。何以輪船滿載來鄂。則漢鎮棉花。銷路之廣可想而知。此因紬諭有抑用鄂花之意故詳晰陳之開手辦法。可責成兩三家。殷實子花莊號包買。尤在花棧帳房執事。留心訪察各處年成豐歉。如上年底價高昂。本年出產較旺。則宜少買。祇須存一月之用。以待市價之疲陸續採辦。倘上年底價低平。本年出產不豐。宜乎儘力廣收。多備數月半載存貨。宜隨時斟酌。難以預定成見也。如酌察年成市價。應廣收棉花。倘資本不足。須暫添借官款。俾資周轉而免竭蹶。俟開局日久人手純熟。再於合用產花地方。派友前往開莊收

較爲利便。似亦收回利權之一法也。

一曰買客煤。夫開煤本與鎔鐵並重。鐵之需煤。猶兵之需餉馬之需料也。一日缺煤。即一日不能舉火。若停爐待料。則鎔鐵即虞其虧本。今青山泉之煤。雖擬自行設機大辦。特恐打深試探煤質如故。仍須攙和㘱煤。一旦開爐鎔化。每月出鐵二千噸。即需焦炭四千噸。照煤質六成燒焦。應購㘱煤三成。已須二千噸。倘該局居奇抬價。或故意留難。再向民窰收買。零星湊集。何能濟事。此節應俟青山泉探驗後。必須先與棗莊官煤局。聯爲一氣預立合同。訂明所出之炭。先儘本局之用。有餘方可售出。或該局包送到韓莊交卸。或本局赴山自運。並言明價值不得漲落。

每月需煤若干噸。亦可約定確數不能短缺。倘棗莊煤質變劣。或煤峒已空。及本局自行開出佳煤。均准隨時註銷合同。再閩瀕近微山湖東北。滕嶧等邑亦多煤窰。興利國驛一水可通轉運更便。將來亦可分頭開辦也。

以上十條。不過稍陳大略。將來開辦後。尚須詳細酌度隨時變通。因地制宜不必拘於成見。至於化分鐵質、探驗煤層。購買機爐。蓋造廠屋。以及置爐鎔鍊之工夫。開井設機之辦法。均係礦師職任。應由該礦師悉心籌議。某等不敢强作解人。妄參末議者也。

上楚督張制府創辦紡織局條陳 庚寅六月

一曰一事權。中國商務自秦兼併以來。通工易事。都在一國境內。此盈彼絀無非一國之人。於是官不爲之經理習而久焉。官商兩途判若天淵。以致情意隔閡而不相通。若泰西各國官商一氣。不憚越國鄙遠。國家又復悉力保護。是以所向有功無往不利。今中國海禁大開。外人商船麕集。載貨而來易銀以去。漏卮之鉅。每歲何止億萬。即洋布一項。已有三千餘萬之多。倘再安常蹈故。必致日漸困窮。亟宜仿效西法。收回利權。查織布一局全屬商務。開宗明義首以求通商情爲貴。舉凡官場繁文縟節。宜實力刪除淨盡。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惟既借支官款興

創。自不得不形諸奏牘。除派現任監司大員一位。會同督辦以崇體制外。祇須委洞達事理明白商情。才能馭衆者一員爲總辦。統管全局事務。以專責成。再由總辦自擇悃愊無華。通計然術者稟請幫辦。以期和衷共濟。此外則設銀錢帳房。專司收支款目也。花棧帳房。專司採買棉花也。布棧帳房。專司銷售布疋也。料棧帳房。專司購儲煤油漿粉。及修理機器等物也。雜務帳房。專司稽察男女工人。照料一切。及逢星期給發工資也。書啟帳房。專司往來函札。及偶須繕發稟牘也。惟繙繹則開廠後。華洋交涉甚少。且各棧帳房均須有稍通西語之司事。似不必專設也。以上六項席面。均應由總幫辦慎選延聘。尤宜於各項本

買自更精核。但肇端伊始。不能不寓繁於簡。使辦事精詳綽有餘裕。俾可研究全局大旨也。

一曰計銷售。本局織機千張。日夜工每機成布兩疋。統年除停星期外。作三百天計算。可出布六十萬疋。約值價銀一百六七十萬兩。尚不敵外洋來布二十分之一。查洋布銷路。以川漢天津爲大宗。烟臺牛莊次之。今鄂省織布。宜合於川陝等處銷場。比外洋來者省去由滬至漢水脚。最爲合算。斷無下運至滬。轉銷天津牛莊之理。查有英商泰和洋行。外洋所出之頂高洋標布。牌號曰泰和雙叉。載運來華。專銷上海大豐洋布莊一家。迄今二三十年。洋商獲利不貲。大豐亦發財至數十萬。蓋專銷一家。

運售之地認定牌子。設遇他種洋布價跌。別家無此牌子。不為牽動。且可關住不售。待價而沽。所謂獨行生意也。本局出布後宜仿此意。擇漢市銷路極大之莊號。專銷一家。或分銷兩家。出布派定數目。一年講一行情。務使莊號得佔利益。則局中以售出布價。核算收進花價。權自我操。獲利自有把握。進花出布兩事。看似平淡。實關緊要。倘花價每担貴二錢。即多出銀四萬餘兩。布價每疋賣賤一錢。即少入銀六萬餘兩。所係如此之鉅。全在各執事集思廣益。尤貴總帮辦明於貨殖。而運用一心。商務譬諸軍務。有知兵之將。然後有必勝之軍也。

一曰練傭工。鄂省機器各局。皆係創辦之舉。人情少見多怪。不免

疑信參半。本局所需各項人工。正宜就地取材。俾資小民生計。除修理機器等華匠。非旦夕所能學步。不得不向滬上雇用外。一切機廠男女小工。皆易造就。但本省非產布之區。猝然招之從事。恐難應手。宜招集男女工人各三十名。又稍知西語能通外情者。本省尚難其選。祇得暫由滬地募雇男女工各十名。一併令滬關道。轉送上海布局習練。其辛工飯食歸鄂支給。因滬廠僅開織機三十四張。人多莫能容也。大約三個月後可以習成。再各招三十名送去替換。計算一年之內。可教出各一百二十名。如開局設機時。有此一百二十名熟手。以一傳二。不逾三月。可各得三百六十名。即可試行開織。一年以後全局已足敷

用庶不致躭延曠工。而茲二三千家。亦可藉此贍養。再於工人中。擇其機警明敏。篤寔樸誠者。隨時加以獎勵。俾得造詣功深。漸可裁減洋匠。節省薪資。惟逢星期自宜休息。人無貧富。總有家庭私事。七日一歇。則此六日中。可以專心致志。若無此一日之停。則終歲皆存偷閒之念矣。華人辦事鬆懈。不逮西人。職是之故。所得小而所失大也。

一曰輕稅釐。中國仿效西法。興辦各公司。輪船電報等局。皆求利無捐稅之條。獨於織布一項。須納稅抽捐。似乎向隅。但中國所出各種貨物。定例均有捐稅。若於織布全數豁免。大部必謂損上益下。亦勢有所不能。查布局初創。最宜減輕成本。方可敵洋

產而廣銷路。現在官款開辦。利息所入亦歸官中。此盈彼絀尙可不計。惟俟二三年後成效已著。歸商承辦之後。擬請奏明立案。援淮綱先鹽後課之例。以常年結帳餘利二十而取一作爲釐稅併徵。由局一總報解。無論運銷各行省。概不再抽捐稅。商販貪此簡便。庶幾不脛而走。是亦收回利權之一助。至恐洋商貽爲口實。此係我國家保護商務自主之權。不必慮其阻梗者也。

一曰招商股。查泰西各國興辦各項公司。無不招集股本。羣策羣力積微成鉅。故能長袖善舞所向有功。乃光緒九十兩年間。上海仿效集股。樹幟招徠者不少。奈辦理不得其人。除輪船電報

開平煤礦外。餘均一敗塗地。致令集股二字。爲人所厭聞。望而生畏因噎廢食。但輪電開平。得以通商情而持久者。亦賴有商股也。此時如欲創興一業。開手先藉招股。則議論多而難成。不得不借支官款開辦。然竟永爲官局。必致日久弊生。擬俟告成後。所有購機建廠。一切締造經費。以及籌備採辦花本。總共若干。一併作爲成本項下。仿輪船招商局例。以長年六厘作爲官息。至開織以後日常所需。作爲局用開銷。截淸界限。三年以內照付官息後。如尚有盈餘。除提給二成花紅外。即以撥還官款漸輕存本。苟一二年後大著明效。利息已有把握。然後招商入股。自必聞風響應。繳還官款後。仍存官督商辦名目。仍統於雝

造之大憲始終節制。如是則商氣盛官樣少。官商相維、而商爲尤重。自可持久不敝。至官款得以早還。此後遇有他務、奏請借撥。亦足昭信大部、滙注無窮、則商務自漸推廣矣。

以上章程八條。均屬一知半解。且僅言其大略。至於詳細局規、應由駐局總辦、試而後定。庶幾因應咸宜。抑更有進焉、自古有治人、然後有治法、惟用人欲求各當其才。實爲至難之事、以中國幅隕之廣。人物之庶。心思智慮、豈竟不如西人。所遜者少專精乏恆心耳。慨自明季叔世以來。鑒於東林黨錮、禁止講學、士大夫矯枉過正、緘默諱言。從此舉國之人。耳不聞聖賢緒論、心術潛移滔滔不返。習而不察。黑白可以變色。東西可以易位、以

勵志奮興為喜功。目忠信篤敬為迂闊。上下相蒙安於恬熙。此時欲圖富強實效。其要以正人心為先。而其機即在講學。上以誠求下以誠應。衡門之下豈無孫夏峰、張考夫、李二曲其人。若果君子道長。大開鵝湖白鹿之院。蕺山正人之社。風行草偃速於置郵而傳命。必如是而後能人心正。人心正而朝野上下。無不一出於正。則恃源以往。利無勿興。害無勿除。以馴至足食足兵。內安外攘。何致有乏才之歎哉。元善草茅新進。仰蒙憲臺恩禮有加。虛衷下詢。感切知遇。敢不竭誠披露。瞽獻芻蕘。越分妄言。罔識瞻顧。伏乞垂鑒。再布局基地。遵奉面諭親往履勘。兩邊稍窄。中間寬廣。直抵江濱。堪輿家言。眠倒星體。豎起看。其形如

席帽峰甚吉見城河岸傍所築墻脚。石駁僅高於地盈尺。沿江牆脚高至三四尺。諒必裏高外低。已測量一律平準矣。惟詢諸土人僉云。偶逢襄水並發。江流盛漲。水竟有上坡七八尺之時。管見地址愈高愈好。極少須填土與墻脚石駁齊平。想左近江灘取土倘易。或挑濬城河。更屬一舉兩得。至建造機廠棧房。下層須再離地六尺。既可免淹浸之患。且花布兩項最宜高燥。必使之內外透風。庶不虞潮溼霉變。慎厥初基。推求不厭其精詳也。但行人繞道江邊。路徑紆迴地勢卑下。一經漲水恐致病涉。必易啟小民之咨嗟。不如就城河一面。收進三四丈。以通文昌門至平湖門。行旅之往來爲便。如廠局地編小。在文昌門外臨江

一角。民地尙可開拓推廣。況機廠棧房。均須蓋造樓房。勢極高聳。似不宜與雉堞太近。至礮局大門。宜朝城垣南向開設。河邊砌築照牆。覺得氣象光昌。後面石岸。竟可駁出江濱。祇築上下貨物碼頭。毋庸留路以昭愼密。圍牆宜改用鐵杆柵欄。設遇水漲。庶免澎湃激射之患。如是則面郭背江。坐空朝滿。於形勢正合水繞元武。尤爲聚氣成局。是否有當。謹擄下忱以備採擇。

電報商局第一次議派花紅電函全卷 甲午十二月

致謝綬之函 名家福 商董 辦電報學堂

前復寸緘。鳴謝。度已邀覽。昨由收支所交到。督辦所定派花紅扎册。謹細細拜讀。似有不甚妥貼之處。查全册共派。五千七百二十二元七角八分六釐。而滬局所得則有一千四百八元三角二分二釐。受寵若驚。恐無以折服他人之心。且恐訂事報生之鑽謀滬局者。因此紛至沓來。局中堂中。必有號令不行。種種格礙之處。且查册內除短收報費扣給外。如烟臺祇派四元三角二分。建甯一元三角五分八釐之類。雖短收報費。未必不因局員濫做人情。將應行收費之報。代發二等所致。然亦未必盡然。蓋報費之衰旺。地

勢使然。不恃人力。非如輪船水脚、重在攬儎。滬局收費雖多。勞則有之。善從不敢居招徠之功。統中國各行省桿綫。如周身血脉、苟一處不通。則通者亦滯。即如轉報之局。別局所收報費。此局亦須打報。並且一收一接。勞更倍於收報之局。又如管轄綫道遼遠之局。其辛勞均與費旺之局同。不宜過爲偏枯。使之向隅。滬局派紅而比較報費收數、如南轅北轍。斷不足以昭公允也。善本拮据如涸鮒。承督辦派紅獨厚。於私計豈不甚便。但臨財戒苟得。取之當有道。（真能言人之所不肯言公之立品其在虞夏商周之間哉劍華子註）況此舉與取獎中外觀瞻。全局衰旺。不敢不慎之又慎。據鄙見將商綫大小各局店。仿搢紳錄中州縣佐貳各缺。分別簡、繁、極繁三班。於三班之中再分三等。

餘如收支、材料、稽核文案各所。及電學堂、各路總管、亦分別繁簡、歸入三班三等之內。一體分紅而昭公溥。擬專督辦請再飭總董、提調、洋參贊、暨華洋總管。會同秉公悉心覆議。止於至善作爲定額。內中倘有收費應旺。實係發公報。侵佔商報之局。及轉報之局、未能當日轉出。統年滯至十分之幾分。脩線之局時常壞線、停報至若干日者均扣給。似亦寓懲於勸之意也。又探聞大東北分派花紅章程。除支官利外。提公積若干。以備大脩之需。其餘照數派給。電事諸人亦分繁簡。再於繁簡各局之中。分別生意。及人手之多寡。均勻酌派。此外洋電報公司辦法也。今中國按年提大修公積一成。及應付一分官利外。似應以一半歸股東餘利、按股照派、

以一半歸在局花紅。均平酌給。如是既足以慰股東之願。將來添線招股必易。（電局如衛公子居室之初線應大添特添）又足以勵任事之氣。和衷共濟矣。是否有當。伏候環示。至以爲禱。十二月十八日。

致楊子萱函（名廷杲商董總局收支所）

昨由陳沁翁交示。督辦定派花紅扎册。（以下云云與謝函同）肅此佈臆。敬請勛安。竚候環雲。十二月十八日。

接楊子萱來函 十二月十九日

奉示敬悉。分紅事尊論極是。弟前已禀督辦。不過無閣下之透澈。故未蒙允准。今貴局派多而辭讓。具見一秉至公。力顧大局。欽佩無既。一體分紅而示公溥。庶足以昭平允。總局非弟一人。會同禀

請弟所願也。綏翁處請轉致。惟冊奉督辦飭務於年內刊發。若函稟恐遲。宜先電稟。請吾兄大才主稿。弟於午後如暇。當趨前領教面談一切。手此敬請升安。

又十二月二十日

奉示敬悉。弟適值明日。爲與盛氏、姚氏作代媒。兼之三奉香帥電飭。添設川沙至金山、乍浦、通州至揚州。清江至海州綫。須分三路趕造。道路甚長。用人用料較多。現在集料派人等事。萬分栗碌。會稟一節。俟綏翁復到。即請附列賤名可也。一切偏勞不安之至。手叩升安。

接蘇州來電 十二月二十日

蓮翁尊議極公極確。請即單稟移知為佩。因病臥緩日函復。禧

發津關二等急電十二月二十日

杏憲鑒。分紅册細細拜讀。有窒礙未妥之處。姑緩掛印。詳細具牘稟陳。善、福、杲稟

接津關復電十二月二十日

經、楊、滬局人多事忙。花紅理應多派。兄等如有條陳、下屆另議。此屆已辦年結。未便再改。幸勿固執。宣印（宣盛督辦名印）一等官報也

發津關二等急電十二月二十一日晨

杏憲鑒示悉。帑非輪、旺、紬不關招攬。滬雖忙。與受要求慨當。此册出。必貽中外譏訕。全局解體。利害所繫至鉅。值此危疑板蕩之秋。

公後必悔。休戚共之。不敢唯阿。詳細仍由電續陳。晉杲。

經楊守旺紳亦關遲速。公等既有成見。何不早寄條陳。年近歲逼。盈收各局。望眼將穿。再速詳稟。再候核定。宣。

接津關復電十二月二十一日午

發津關二等急電十二月二十一日夜

杏憲鑒。電本密示悉。派花紅未奉飭議。何敢越言。十七楊守交閱扎册。始悉總數五千七百二十二元七角八分六釐。滬近四之一。各局相形。因羨生忌。其害一。報生向慕滬。以後學堂調遠。勢將不靈。其害二。就滬十餘載辛勤極優者。合全局人數平等普惠。不及三十元。失望解體。其害三。乙比甲盈有。丙比乙絀無。人情由奢入

儉難。以後駕馭飢軍之術，其害四，局員奉傳赴津。旅資饋聞均須費。派紅至微如建甯局，一元三角五分八釐，大失所望，難免無疾視長上之蘊，其害五。此尤能言人之所不敢言罪服無地劍華子註烟台等局地處危邦，派紅四元三角二分。誰不灰心解體，而肯舍死効忠，其害六，轉報綫長等局收費雖少。勞同而賞異，向隅生怨，其害七，中日交爭，各誇富强，此冊或採登日報，更啓外人輕視之心，加損國威，其害八，工程未徵信。伺隙蹈瑕者衆，難免無搜根指摘，其害九，泰西通電久，公司派紅無此較例。列邦素輕我國，此冊一出，必寰瀛譏訕，其害十。不僅此也，公處要津，久握利權，側目者衆，一旦自腐潰於內，下石乘於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效西法如電局之隆隆日上，再

遭譏謗。則自強之機殆矣。嘗見將商線總分各局店、報房總管學堂。收支材料、稽核各所文案處、仿縉紳錄州縣佐貳城守各缺、酌分簡、繁、極繁三班。於各班再分三等。飭洋參贊、商董、提調、洋總管、悉心秉公。詳議覆核、止於至善。作爲定額、一體分紅而昭公溥。從中再參以勸懲之條、則思過半矣。數不宜菲。若僅戔戔、恐惠不徧而怨讟生。如照前冊派滬獨厚。元善拮据於私計甚得。其如大局何。伏乞明公亮察施行。善

接綏之來函 十二月二十日

奉十八示謹悉。尊議至公至明。力顧大局、敬佩無量。內中惟文案不宜從刪。將來無幾差時爲難也 及撥年提一成。已日積月累云云。逐年大修開銷

不非也似可不說。餘均無懈可擊。恐即擬稟稿。力疾奉覆。以備採擇。

復請近安

又十二月二十三日

展讀廿一夜手諭電恐。立論極是極是。惟措辭尚有欠酌處。最好照前次十八日賜示敘稟。不必將一也至十也全敘。因內中不免有說得太重之處。茲將十八日函中。極佩服語夾圈出。其次則單圈出。又將電中過頭之語角出。以備采酌芻蕘。力疾布復。祇請近安。諸惟垂鑒。

再啟者。就弟看來此次。只能五千七百元先行分派。惟將此五千七百元。分得均勻便了。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否則緩不濟急。

怨謗叢生。不能不兼顧也。九等如何分別。公亦宜趕緊與總管商之。一面具稟一面即將九等開送。弟意以報生多寡爲九等之次序。以速爲貴矣。

接蘇州來電 十二月廿五日

蓮翁廿一信已復。廿二來稟稿極妥。廿三信。協源云無福

發蘇州二等急電 十二月廿六日

謝綏翁閱後改密碼轉津關。杏憲鑒。密。二十二電稟諒恕狂愚竊思奉飭詳議。年內不及。風聲已播。望眼者衆。管見本屆祇派報生。查商線大小局店九十九處。生額四百八十六人。薪洋七千一百零四元一角四分。銀三十一兩六錢。提一盤股息八千元。名曰酌

酬。電諭收支學堂。照薪多寡分別核派。兩日可蕆事。年結册不致遲延。局員司事。下屆定章後優給。當否仍候鈞裁。善此電稿二十七日仍逕發津關

接蘇州來電 十二月廿六日

蓮哥。電復二十三信亦到。風聲既播。斷難緩酌。亦難專派報生。請照原扎分派後。細議妥章。將來可以扣算。電未轉津。福

發蘇州二等急電 十二月廿七日

緞翁示悉。尊議與鄙見難合。員司決不必派。昨電逕發津關。已先請學堂華洋總管。趕查局傾簡。生久暫以候上命。乞恕兩岐。善 今日驟患手足不仁。心緒惡劣。坐言不能起行矣。善

接津關來電十二月廿七日夜

經守。已照所擬飭楊守速即辦理。宣

接謝綏之來信十二月廿五日

奉二十二日手諭。細讀擬稿。極妥極妥。措辭極爲乾淨。凡弟所慮礙者。一句均無。所極佩服者。全在其中矣。惟二十三日來信。詢諸協源。並未寄到。不解何故。此請年安。

接蘇州來電十二月廿七日

蓮翁電悉。弟因未見扎。摸不出頭路。故議論不同。由堂先行查明甚好。尊體保重。福

發蘇州二等急電十二月廿八日

緩翁一百八十號示悉。昨晚奉津復。經守已照所擬、飭楊守速即辦理宣立。刻遵辦。約年內可以派竣。善病係接姚電。幼弟廿六晨急病身故。荊枝摧殘。未獲訣別。肝腸寸斷。悲不能已。善

發津關二等急電 十二月廿九日

杏憲鑒、奉諭先派報生酬勞。與經守、學堂、華洋總管會議。僉謂細分等第歲內不及。統俟下屆定章。暫照平等分。計九十三局店。四百八十二生額、給一月薪共洋七千零四十八元二角八分。餘洋九百五十一元七角二分。加給滬、鎮、津極煩三局。照薪多七成合足八千元。昨夜遍電派訖。款歸正月冊報。恐遠之局滙不及濟。帳略後啟遵照刊。惟常年惠潤。不特所友早抵的款、即謝經兩董亦

望澤殷。可否乞恩循舊。速賜示給。以時爲歲。果樞稟 樞學堂委員王廷樞

接蘇州來電十二月三十日

速發電。恐甚妥甚佩。福 是年督辦任津關道時在臘月津已冰河以上往來函議均憑電報

計開五屆滬局少取花紅數目

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二月下旬。電報局第一次派花紅。奉督辦親手擬定章程。照第十二屆帳略爲基礎。共提派花紅洋五千七百二十二元七角八分六釐。是屆滬局收數十三萬九千九百五十八元六角五分。得派洋一千四百八元三角二分二厘。約計得全數四分之一。定章以後報費收數增多。再加提一個九五扣爲局員酬勞。一個九五扣爲襄幫辦司事報生等酬勞。元善以電局派

花紅斷不宜照收數盈絀而分軒輊顧全大局一再力辯已詳載以上電函全卷再將應取未取之數逐年分晰列下

第十三屆乙未收數二十八萬五千七百八元二角五釐比較十二屆多收十四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元五角五分五釐加提雙九五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四元九角五分六釐連前十二屆原派洋一千四百八元三角二分二釐共應派花紅洋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三元二角七分八釐是屆局員司事報生共派洋三千三百九十一元八角五分少派洋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一元四角二分八釐

第十四屆丙申收數二十七萬四千八十三元五角六分五釐比

較十二屆多收十三萬四千八百五十四元九角一分二釐。加提雙九五洋。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五元四角九分二釐。連前十二屆原派之數。共應派花紅洋。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三元八角一分四釐。是屆派員司報生。共洋三千八百十六元。少派洋一萬一千七十七元八角一分四釐。

第十五屆丁酉收數。二十萬八千四百十二元七角三分。是屆出洋往還報費與大東大北三公司訂立齊價合同內東北水線公司應派作一百分之六十六分半本局旱線應派作一百分之三十三分半共收報費拾八萬三千六百八十九元三角七分本局應有旱線報費六萬一千五百三十五元九角三分九釐內有香港局收轉應派作一百分之二十七分半本局應派作一百分之七十二分半應有四萬七千五百六十三元五角五分六釐現在此款帳畧未列收滬局名下連前共收數。二十五萬五千九百七十六元二角八分

六釐。比較十二屆多收十一萬六千零十七元六角三分六釐。加提雙九五洋。一萬一千六百一元七角六分四釐。連前十二屆原派共應派花紅洋。一萬三千十元八分六釐。是屆派員司報生。共洋三千七百三十三元五角。少派洋九千二百七十六元五角八分六釐。

第十六屆戊戌收數。三十萬六千一百六十九元八角四分七釐。凡金礦銀行鐵政等減半之數尚不在內是屆收三公司齊價合同。出洋往還報費。三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元二角三分。內本局旱線應派作一百分之三十三分半應得報費十萬五千三百五十四元二角二分七釐內除香港局收轉應派作一百分之二十七分半本局應派得七十二分半計洋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元八角一分五釐現在帳略尚未列入滬局收數名下本屆連前總共收數。三十八萬

二千五百五十一元六角六分二釐。比較第十二屆多收。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三元一分二釐。加提雙九五洋。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九元三角一釐。連前十二屆原派。共應派花紅洋。二萬五千六百六十七元六角二分三釐。是屆已派報生。一千三百四十九元七角五分。員司等若照舊。約作二千四百九十元。少派二萬一千八百二十九元八角七分三釐。

第十七屆己亥收數。三十萬八千七百五十二元七角五分五釐。凡銀行鐵政等減半之數尚不在內是屆收三公司齊價合同。出洋往還報費。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五十一元六角九分。內本局早線應派作一百分之三十三分半應得報費十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元三角一分六厘內除香港局收轉應派一百分之二十七分半本局應得一百分之七十二分半計洋七萬七千九百二

七十五元四角二分九厘　本屆連前總共收數。三十八萬六千七百二十八元一角八分四厘。比較第十二屆多收。二十四萬六千七百六十九元五角三分四厘。加提雙九五洋。二萬四千六百七十六元九角五分三厘。連前十二屆原派共應派花紅洋。二萬六千八十五元二角七分五厘。是屆已派局員司事等。三千三十元。若報生照舊寬派。約作一千五百元。則少派洋二萬一千五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五厘。

綜計乙丙丁戊己五屆。滬局照督辦定章。除已派外。實少取花紅洋。七萬六千三百三十元九角七分六厘。此皆元善力顧全局棄豐就嗇。一再堅辭。而請酌撥以辦善舉者也。

再照督辦親手定章。第十二屆帳略總共收數。七十二萬三千六百六十六元五角五分九厘。派花紅洋五千七百廿二元七角八分六厘。以後報費收數增多。再加提雙九五爲花紅。第十三屆帳略總共收數。一百十四萬三千二百六十六元三角七分一厘。照十二屆增多。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九元八角一分二厘。加提雙九五洋。四萬一千九百五十九元九角八分一厘。連前十二屆原派。五千七百廿二元七角八分六厘。共應派花紅洋。四萬七千六百八十二元七角六分七厘。是屆僅派三萬七千元。爲公司節省。一萬六百八十二元七角六分七厘。第十四屆帳略總共收數。一百十五萬五千八百廿四元九角四分六厘。照十二屆增多。四

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元三角八分七厘。加提雙九五洋。四萬三千二百十五元八角三分九厘。連前十二屆原派。五千七百二十二元七角八分六厘。共應派花紅洋。四萬八千九百三十八元六角二分五厘。是屆僅派三萬七千元。爲公司節省。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八元六角二分五厘。第十五屆帳略總共收數。一百十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一元二分五厘。照十二屆增多。四十二萬三千四元四角六分六厘。加提雙九五洋。四萬二千三百元四角四分七厘。連前十二屆原派。五千七百廿二元七角八分六厘。共應派花紅洋。四萬八千二十三元二角三分三厘。是屆僅派三萬七千元。爲公司節省一萬一千二十三元二角三分三厘。第十六屆帳

略總共收數。一百六十萬七千六百一元六角七分七厘。照十二
屆增多。八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五元一角一分九厘。加提雙九
五洋。八萬八千三百九十三元五角一分二厘。連前十二屆原派
五千七百二十二元七角八分六厘。共應派花紅洋。九萬四千一
百一十六元二角九分八厘。是屆僅派四萬元。爲公司節省五萬
四千一百一十六元二角九分八厘。第十七屆帳略總共收數。一
百八十五萬三千七百五十六元六角一分五厘。照十二屆增多。
一百十三萬九十元五分六厘。加提雙九五洋。十一萬三千九元
六厘。連前十二屆原派五千七百二十二元七角八分六厘。共應
派花紅洋。十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一元七角九分二厘。是屆僅派

四萬五百元。爲公司節省七萬八千二百三十一元七角九分二厘。綜計乙丙丁戊己五屆。照督辦定章公司總數。實少派出花紅洋。一十六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元七角一分五厘。此又元善統籌全局。爲總公司節省者也。不必言將來報費之大旺。卽照第十七屆爲比例。以後十年綜計總公司少派出各局花紅洋。七十八萬二千三百十七元九角二分。連前已派過五屆。十五年中總公司。共計可節省洋九十四萬八千三百十六元六角三分五厘。滬局亦照此比例計算。十五年中少派進花紅洋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三元七角二分六厘。以半歸衆友。半歸局員。元善自已於花紅一項。應取而不取者。計洋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一元八角六

分三厘。財非苟得，取不傷廉，强欲推開，何異原思辭粟，移爲他用，

拜殊嘗寗揮金。於己無情，於人有情。惟衆皆醉，惟我不醉，宜乎見

收於淸議。而見投於濁流也。

擬籌甲午義兵餉始末記 乙未三月

中東脣齒，追溯鼻祖，同種同文，迺因外交失宜，遂致鄉鄰有鬩，其始環球逆億，東非中敵，獨有同鄉某公，澄觀世變，謂吾國家，是非混淆。黑白變色，宮廷樞府，暮夜成市。近數十年來放關道等優缺大半由票號擔保寺人通綫講定賄賂數目票號派友隨往到任監收匯交輦轂之下昌言不諱所以小人道長，朝多倖位，國之强弱不在大小。苻堅淝水之敗，此前車也。厥後北洋海陸諸軍，果皆望風披靡。丁亥冬偕馬徐二君訪某權使於東海關烟台招商局員設筵洗塵有北地臙脂侍席局友指告馬君曰此丁雨亭所眷者余問丁爲統領亦冶遊乎友曰各埠枇杷門巷皆有丁君泥印因思將帥豈可好色海軍提督關緊至鉅回署擬密陳傅相僉云丁儀表出衆北洋方慶得人請公學金人三緘也又權使云昔署津關時正任官眷仍住內衙一日出尺方黃布數百幅請蓋印云是包金條者衆皆垂涎欣慕善不覺如骨鯁喉正告之曰悖入者必悖出馬云此言眞質直但京外大小各官誰非

攫利而往公實少見多怪耳聞斯言默然自省吾輩寡學倘入彀北犂恐難免近墨者黑遂不敢作出山之泉矣迨甲午中日釁成追悔當時未學汲長孺也日師渡鴨綠江。金復旅大。要隘盡失。陵寢震驚。大沽戒嚴。時鍾鶴笙別駕在津戎幕。寄示募義餉義兵啟稿。稱奉盛權使委撰。並言曾面商傅相。盛公軍事倥傯。命其代陳一是。請滬上協賑同人。相助為理。情詞迫切。先是善臥病牀褥。預謀保護線道。密請南洋添設通海南沙支線。俾沿海邊防信息靈捷。比得鍾函。躍然而興。不避出位之嫌。馳書各處義賑舊侶。一面編輯電本暗碼。並發宏願。成則為國家振士氣。或從此仿泰西立議院。君民之氣脉貫通。不成則赴東海而死。不致如草亡木卒。詎料和之者寡。祇有嚴君佑之覆云。求無愧忠孝。甘共死。謝君綏之。往還商榷。懼

事好謀。沈君穀人引經義。痛闢力阻。吾華中楊氏學毒已久。舍生取義。風氣未開。時署兩江制府南皮張公聞之電飭駐滬委員。慫恿具稟專摺入告。謂事之成否。盡心力。此際不可無是言。余思言必顧行。行如此艱。豈可大言。一木難支。正深孤憤。綢閱 廷旨。已簡首輔行成遂止。茲將各稿錄后。明知無用。聊以誌鴻雪云爾。

鍾君鶴笙來函

飛啟者。前嚴佑之先生在津。杏公曾與籌商。募義餉義兵之議。凡屬志士。聲以爲然。幷有隱名殷戶任墊款。今命緯撰一公啓。已陳明傅相。杏公公冗囑緯專函馳寄。請先生約嚴佑之謝綏之諸君。合志併力布告宇內。共籌義餉與義兵。今旅順已失。大

沽戒嚴。遼陽榆關。處處喫緊。佑翁南返久無眉目。大約少一領袖之人。未知先生能投袂而起。肩任此艱鉅否。東山不出如蒼生何。今將妥擬啟稿章程。寄呈亮鑒。伏乞爲支那一抒籌畫。無任禱祝。

募義餉興義兵公啟

敬啓者。自東隣稱兵入犯。侵刼朝鮮。我　皇上奮雷霆之威。張撻伐之師。原期綏靖藩封。保其疆土。兵以義動。環地皆知。乃承平日久。將不知兵。一敗於牙山。再潰於平壤。三北於九連城。遂使日人渡鴨綠江。燬鳳凰城。長驅直入。刻下破我金州。陷我旅順。業已斷北洋之右臂。扼渤海之咽喉。兵連禍結。財殫力疲。度

支告匱。司農則仰屋而嗟。專閫乏才。 朝廷有撫髀之嘆。下勤王之詔。徵各道之兵。無奈事未預籌。緩不濟急。時局之危。亦可見巳。我等生居草野。具有天良。際國是之阽危。豈秦越之膜視。昔年各省災荒。籌辦賑濟。集欵至數千萬金。活人至千百萬命。稱爲義賑。上荷 天褒。今刀兵之刧。更深於水旱。外寇之禍。更迫於饑殣。若不通力合作。共謀濟師。上何以抒 九重宵旰之憂。下何以伸薄海忠義之氣。況東隣窺伺 京畿。計圖要挾。苟任其得志。而爲城下之盟。則割地賠餉之禍。均在意中。夫所割之地何在乎。一尺一寸。莫非中國之土也。所賠之餉何出乎。一絲一粟。莫非吾民之膏也。一日欵敵。百世噬臍。一事吃虧。萬姓

受累在、今日拱手讓之而無難、將異日喋血爭之而不得。又況四徼強鄰。共眈虎視。一國得志。羣起效尤。若不急圖挽救。竊恐五千年文物之邦、淪爲異俗。廿三省衣冠之族。胥變胡風。非特小民之生機將絕。抑且孔孟之道統驟衰。輿言及此。能不寒心。凡我同胞。亟應早計。與其勢迫而舉義旗、民生塗炭、孰若先事而修矛戟。氣壯風雲。故特舉告天下。忠義傑士。好善仁人。共籌義捐以助義餉。糾集義旅以興義師。務使富者捐其財。貧者捐其軀、智者捐其謀、勇者捐其力。合衆志以成城、練爲鐵騎、驅強鄰以出境。完我金甌、上以報國。原非貪慕乎功名、下以救民、實仍陰行其賑濟。嗚呼。食毛踐土。忍忘子弟捍衛之情。 厚澤深

仁。當思　祖宗養士之報。布告同人。共籌大局。謹啟。所有章程。條列於左。

一曰設局。查義師之舉關係大局。應合通國賢士大夫以共謀。合四百兆人之心爲一心。合四百兆人之力爲全力。人人共矢尊　君親上之義。方克有濟。今事急矣。祇能先就沿海各省。向辦義賑之區辦起。如蘇浙贛皖閩粵。各設一局於省。再設分局於通商大埠。延請地方志士仁人。聯絡商民共相勸募。務使家喻戶曉。知此舉爲救　君國之急起見。比賑濟功德尤鉅。凡屬　大淸子民。誼難袖手旁觀。

二曰舉紳。凡地方紳士。務取公正好善。忠信廉潔。爲輿論所推

許者。不計官階只重德望。惟京都設一總局。應公舉林下德爵兼尊之巨紳爲領袖。須奏請　朝廷。畀以大臣名目。許專摺奏事。庶各省各局紳士。均有所稟承。若網在綱，不至互分畛域，

三曰選將。湘軍之興。最重選將。能馭百人者。方許管帶百人。能馭千人者。方許管轄千人。其統領尤極一時之選。必須智勇俱備。方准其招募數營。營官由統將自選。哨官由營官自選。什長親兵。卽由哨官自選。有指臂相使之勢。遂成　中興底定之功。今義師統帥。亦宜由各省局紳公議推舉。不論官階。只論才具。或曾入行伍眞有戰功。或溷跡屠沽未親軍旅。苟

才具超軼。幹略衆著。卽可入選。由總局大臣開列人名事寔。恭請　簡派。如將來打仗不力。公議黜退。幷請治罪。
四曰籌餉。凡海內忠義之士。肯毀家抒難者。固不乏人。而欲乘時以取功名。諒亦必多。凡捐助義餉。擬照海防四成例銀給獎。應按時勢酌量伸縮。則捐款必可踴躍。每月能捐三千金。卽可募兵一營。如月捐十萬金。卽募兵三十營。一面請大善士。先籌墊款。卽行開招。凡槍炮、子藥、船械、帳蓬、號衣、馬匹、均准報效。一體核數給獎。凡收到捐數。逐批起解。仍按旬登諸各處日報。以昭信實。凡捐千金者。詳請總局大臣專摺請獎。
五曰募兵。北方風氣剛勁。飲食粗糲。能耐勞苦。故募兵以北方

爲宜。今天津願當兵者。均已募盡。無可再招。祇得在關外及山東。募兵一萬爲前敵。在徐州募兵一萬爲後勁。每兵須身長五尺。年在三十以內。能日行百里。力舉百斤。身無宿疾者。方可入選。每百人派一洋教習。教以洋操。練成槍炮隊。不用籐牌戈矛等舊器。

六曰造船。俄土之役。英袒土阻俄。俄商皆捐貲助國家。造成快船數十艘。欲擾英國東方商務。我華亦未嘗無急公好義之人。竊料同胞之流寓外洋者。一聞中國被他邦所困。必羣起憤激之心。如派善士往南洋各埠。及新舊金山古巴秘魯息力檳榔嶼等處勸捐。即由該處湊集鉅款。買成鐵艦快船若

千艘。添配華人充水手炮手。再募洋將駕駛東來。圍魏救趙。亦天外奇兵也。

七曰製械。中國不少聰明才智之士。有能自造機器者。有能自造槍炮者。有能製造子藥者。有能以化學造成炸藥。爲水雷地雷之用者。如能出示招徠。許以破格重賞。則沿海各省。豈乏之智巧之才。如廣東、香港、甯波、上海。凡開設機器舖者。寔繁有徒。均能承造機器輪船等械。卽無機器。亦可借用官廠機器。聽其以母生子。造成後獎以官階。或給以重賞。或准其專利若干年。重賞之下而無勇夫。我不信也。

八曰撫卹。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卽兵燹餘生。已不堪言狀。

義軍一面平戎。一面即隨營撫卹。或收育子女。或借給牛種。病者施以醫藥。死者爲之掩埋。米貴則爲之平糶。屋燬則爲之葺籬。倣照外國紅十字會例。多請善士隨營分頭專辦撫卹事宜。營中受傷兵卒。照格給賞。陣亡者奏請　卹廕。將家眷送入卹嫠清節各堂。所遺子女。爲之撫養教誨而成室家。

九曰招賢。宇內人才。不在上則在下。在上而天下治平。在下而天下變亂。此其一定之理也。自袞袞諸公蔽塞賢路。而識時俊傑。絕少登庸。所以數十年來文玩武嬉。釀成兵禍。今舉義師。一切當破除資格。凡有才堪濟變。識略冠時。或奇才異能。擅長西學者。均准自行投効。便服相見。吐哺握髮。試與暢談。

苟有一才一藝之長。即延入招賢館。隆以禮貌。優加款待。諮訪時務。匡助軍謀。以收羣策羣力。衆志成城之效。

十日公議。西人嘗論中國。地大民衆爲環球之冠。而反易受制於人者。正坐君民隔閡。不能聯爲一氣。　朝廷勢成孤立耳。故雖有四百兆人民。不啻散分爲百千萬國。每與外人生衅。苟用兵力挾制。即可無求不遂。凡割地賠償。明明朘削中國之舉。百姓受官勢之壓制。不得不忍氣勉從。此固西人傳爲笑談之事也。如果　朝廷一旦翻然悔悟。寬假文網。許各局紳董。參議和戰大局。苟衆志皆欲戰。即責成通力合作。籌兵籌餉。不得徒託空言。苟衆志皆願和。亦責成急公輸將。籌賠

兵費。不得稍存退縮。若果此法一行。民心國脈。必固結於不解。廿三省聯成一氣。國勢自然日強。外人皆不輕啟衅端矣。

此啟作於光緒甲午十月望日。其時中東之戰。正亟。北洋旦夕莫保。天縡適客天津権署。奉毘陵觀察命。代撰此啟。面稟極峯。迅寄上海經蓮山太守。請其聯約義賑同志。擴興舉辦。因支那中楊氏之學毒甚深。一時積重難返。雖太守勞心焦思。而和之者殊寡。不久和局漸成。因而中止。此亦幸而日廷從伊籐侯之策耳。若如日本衆志。必破京師。為城下之盟而後快。則大局奚堪設想。不亦貽噬臍之悔哉。竊聞伊籐侯嘗曰。謂中國三品官以上。絕無人才。三品官以下。人才林立。倘都畿失守。則英豪並

起。中國反可轉禍爲福。國勢頓强。爲日本之害矣。不若適可而止。留其京城以保守舊之局。則中國必無崛興之望。伊侯此言爲中國　宗社計。不啻再造之施。爲中國大局計。實貽飲鴆之毒。倘中國將來竟難自保。而易一强大之隣。在日本亦安見有利無害哉。伊侯此策誠毒矣。亦非忠於日本之勝算也。今聞伊侯已謝政歸田。安得造東瀛而一質之。丁酉小春。雲閒鍾天緯又識。

此啟無甚出色。不過責成各省紳民。同德同心練兵籌餉。默寓加重民權之意。迨民權之基礎已定。將來不患不立議院。君臣民氣脈貫通。共商國是。力矯壅敝積重之弊。何難致富强而入

公法。此則作者之深心也。在中東一役之前。不得不如此婉轉。今已言路大開。何妨明目張膽。爲當軸言之哉。時戊戌仲夏杞憂生跋。

致各路義賑同志公函 甲午十一月十四日

馳啓者。中東搆衅。吾華士不用命。師徒撓敗。望風披靡。日軍節節進逼。現在旅順失守。大沽戒嚴。遼陽榆關。處處告急。凡有血氣者。無不共抱義憤。而同仇敵愾也。一昨接津關幕府鍾君來書。並募義餉與義兵公啟。特照錄附呈臺鑒。前承氣求聲應。仝籌義賑爲救民也。今者創籌義師爲忠君也。想好義行仁者。必肯致身効忠。披髮纓冠。不待勸勉。惟此舉機緘須速。除先馳陳

大略外。一面編輯義字號密碼。倘荷見義勇爲，合志同方。許賜德音。即將密碼電本寄呈。並咨照各處僦局，凡有籌商機要，准列公報轉遞，一是已詳鍾函啟章，倥偬不盡欲言，經元善頓首，

沈穀成太史來函十一月望日

松雪翁沆爽明練的未易才。承囑攜歸細閱之件，讀之不禁大懼，照此情形。竟似明末氣象。無論所議必難成。成亦烏合無用，即有用而如何善後。從此內訌不已。更不可支奈何。總之一切已遲誤事機，吾儕小人。只可自謀生路。閣下縱有長才。無赤手孤立能辦之理。兄衰朽已甚，尤不能妄有論列，敢勸高明且安頓家室，甯甘賫志入地。古賢於此等時勢。從無强出頭犯難者。

非貪生苟避也。誠知其無益而有後患。兄來此間圖苟安旦夕。不欲與聞世事。病已不堪。斷難應世。何可再行自擾。若此間亦不能保全。則亦無地可避。聽之天命而已。一切乞諒恕之。尊耳如是奚能應世。正好謝事靜俟轉機。敢以直言奉勸。想不責倫懦無氣也。

松雪君來函十一月十七日

承示沈書展誦一過。鄙見亦有可慮處。與沈書大懼情形稍異。章程中捐款。准照四成海防請獎。即與部餉無異。恐討臣惡侵其權。此層必多窒礙。至成敗利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諸葛公尚難逆料。穀老道心甚堅。佛學甚深。似與公之一腔熱血。有出

世用世之判。見智見仁。固不能同軌合轍。祇好各行其是。和而不同。所說三君子。無非爲當事得人助理。節餞濫時必爲面達。以慰望治之切也。

嚴佑之助教復函　十一月十九日

頃奉手示并抄示鍾君來稿章程。拜悉一一。弟歷年辦工辦賑。無非因人成事。義兵義餉雖有此議。而人微言輕。豈能成此義舉。非我公與在滬諸君子熟商如何籌餉之法。籌成解歸何人。先請何人入奏。俟奏定奉　旨後方可舉辦。弟思督撫之中。潔己奉公認眞辦事者。東省李鑑帥可以當之。不愛財不惜命。又能破除情面。此弟廿年中所罕睹也。諸公如肯倡率。弟豈甘自

外生成。人生斯世總有一死。祇要死得其所。無愧忠孝二字而已。我公以爲何如。立候回示。

李鑑帥甲午以後。有志之士仰如嵩岱。惜乎得失之念尚難融化。因膠州一役抱屈去位。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此次拳匪之禍。譬諸病體熱勢熾盛。投以參朮反足助邪。而內陷心包絡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想鑑帥九原有知。必不以此言爲讆。庚子冬元善附識。

謝綏之學正復函 十一月廿一日

奉十四日手示。并抄件謐悉。庚申英法之事。猶可以經事之臣。辦理未善自解。若今中東一役。竟是甘冒天下之不韙。有意與

我無理取鬧。凡有血氣。疇不義憤填胸。福雖病軀不足任事。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卽明知事難攸濟。而成敗利鈍豈能逆料。所難者。 宮廷之和戰未定。勤王之 明詔未下。蓄一時之義憤。徒成築室道謀。爲天下笑。尚不如留以有待之爲愈也。

致謝綏之書 十一月廿三日

昨奉環雲。頃接電示。均已祇悉照辦。卽有復電籌商。蘇滬咽喉要線。擬每兩段。添派好手工頭一名。多儲材料於巡房。以便隨損急修。諒已達覽。一面託南洋駐滬偵員。稟商香帥懸極重賞罰。嚴扎經過線道營汛。責成日夜協同巡護。並請趕設南川通海支線。聞憲意均已俯允照行。鍾函一節。援嚴佑翁所復。並沈

穀兄松雪君書附呈藍鑒。示中留以有待一語。臨事而懼主義極佩。惟舍親褚敦伯廣文。甫從京津南旋云。兩地官眷搬避一空。種種氣象不成局面。而開欵事出於　慈聖。而恭邸贊成。東鄰要索割台灣。東三省開鐵路。劃分鴻溝。十年內我華不准製械購船。賠兵費猶餘事耳。支那已不成其爲國矣。思東學黨爲韓之莠民。犯上作亂。致勞王師。及他人據國辱君。卽動忠憤外禦其侮。我華若無義旗之舉。誠韓民不若矣。哥老會與鹽梟等伏莽。皆民上者不爲之謀足食。饑寒逼人。挺而走險。假使叩其良知。必謂我　朝厚澤深仁。賢聖之君六七作。決無獨夫之怨。該會梟等遍佈各省。聲勢如常山之蛇。此中必有英奇。如周孝侯

其人者。（甲申劉省三爵帥在台灣戰退法軍其麾下兵勇大半哥老會黨居多此其明證也）能激之投袂而起。河北眾山響應。可成直抵黃龍之功也。佑翁立盼回晉三占從二然後可答。毅兒志道不同。誠如松雪君云有出世用世之判。況函稱古賢迥此無强出頭犯難云云。嘗見不甚愜心佩服。不必遠溯上古。姑就近者而論。明末鄭成功一庠士耳。目前劉黑旗一備民耳。何以能振臂一呼。竟與吾　朝龍興全盛。歐洲法國雄强。周旋抗衡哉。事在人謀。有爲若是。化內患而爲干城。一舉兩善。無逾於此。苟得至誠開金石者。如宋之張齊賢。搜訪魁彥。感以正氣。共本體未息之靈明。必能滌舊染而更新。但急而用之。若藉長官傳檄。不及義士說法。果能風聲所播。東鄰

閩我民氣堅勁。或者尚有戒心。行成亦易爲力。至欲待　頒詔勤王。此際盈廷袞袞。築室道謀。甚於我輩。宋人羣議未定。金兵業已渡河矣。兄新識一友臨桂人。熱心好善。近接函稱有問學友。某君淵博通才。附來保鮮攻日兩策。及罪言三篇。一併呈鑒。即可以覘其抱負。此二君連滬上梅溪張君已托人上陳南皮制府。至於開手餉糈。鍾云津門有人肯籌墊。擬先撥借三十萬。一面籌募後繼。似可周轉矣。伏望智士統籌全局。用舍行藏以定進止。至禱至盼。

又致謝紱之書　十二月廿四日

昨寄一緘諒已達覽。今又附某君所著尊小學齋書後一篇。請

眷閱。義旅事。毅兒竭力阻止。竊思居高位者。皆專顧身家不問
國是。兒素性恬退。本非出岫之雲。況病軀如陳仲子。何苦不自
度量。頃同局陳君沁泉。接其戚金部郎京函云。翁李兩師傅。仝
文學士奏請西幸。奉　面諭朕甫親政。方期極力整頓。詎料東
鄰無端生衅。據我藩服。擾我邊疆。今將不可恃。兵不用命。此皆
朕藐躬德薄。用人不當所致。倘果都城有變。朕惟有守國君死
社稷之義。卿等奉　太后西幸。另立賢君等因。聞之五內如焚。
不禁失聲痛哭。伏念我　君如此仁聖。皆爲臣下所悞。以至於
此。痛心疾首。憤莫能洩。故願奮螳臂。隨諸君子之末。如昨函所
陳。或僥倖於萬一。即可開通堂廉。不至遮隔。君民臥薪嘗胆。漸

期變法自强。事如不濟。繼之以死。行年已逾知命。誠如嚴君佑之所云。人生斯世總有一死。祇要死得其所。不愧忠孝兩字而已。溯戊寅籌賑得遇足下。我服君明慧機警。君服我愚篤移山。而佑之篤寔眞誠。我兩人均深欽佩。同心同德。金石能開。佑與兄譬諸關張。君臥龍也。三人合志。如魚得水。再秉愚誠。廣求同志。一粒粟可遍大千世界。此舉端賴閣下。如戊寅籌豫賑。未識面通訊共事。彼此皆鼓動祖炁。絕不參後天雜念。有進無退。生死繫之。斂則有功。切忌迂徐濡滯。庶不致遠水救近火也。

謝綏之復函 十一月廿五日

展讀廿三日賜書。附佑翁信。某君策。忠義之氣頑廉懦立。無論

能否見諸行事。即此可卜我　國家、景運方隆、杞憂爲之少慰。某君學問議論、香帥督學時諒已早知、香帥此時澄觀有待、蓋知行必踐言之難也。佑翁於時事。似尚隔一膜、此舉度非我輩所能發端。而欲待在滬諸君。熟商倡率不其難哉。曾文正奉團練大臣之　命。治兵本省。謀始之難。載籍具在。試問我輩中。德爵學問聲望。能如曾公者何人。而欲振臂一呼仗義報國。竊謂難之又難。今請與老兄約。天下聲望卓卓之督撫。尚有數位。如張香帥李鑑帥唐薇帥吳愙帥。此幾人中苟有一人。荷蒙　聖上、畀以大權。且定有戰無和之至計。并邀言聽計從之　恩眷。則凡懷抱忠義之倫。自當投袂而起。若此數公。猶未能大有展

布。則無所因依。斷難着手。雲固非靈於龍也。梅溪鞭勢近裏素甚佩服。某君福未深知。吳越士大夫。皆以狂士目之。此時且望南洋一路着想。如香帥能奏准。借款三千萬。會同唐薇帥劉淵帥。另起南洋海軍。并練陸軍。若無海軍陸軍不甚大益則閣下籌勸義餉之說。猶或庶幾近之。若向津借三十萬。則不值四十營一飽也。幸再與未還老人質証之。未還沈穀人譜兄別號也

又接謝復函十一月廿六日

接廿四日手諭。及抄稿等件。讀至 面諭云云。不禁放聲大哭。文字之感人。竟若是哉。有 君至聖。而不思發憤効忠。寔非人類所應出。惟有 君至聖。必當勉求寔效。以報 聖明。鍾康巖

所議。雖其說難行。然此即未死之人心。蓄以待用。必有得當報國之一日。若明知事不可行。拚送一命。在國家不貴有此等忠臣。在自己亦未可謂死得其所。蓋未到事無可爲。只有一死之日。總宜自惜留以有待。爲眞能報國之用也。現在所議就弟看來。竟是事不可行。則泰山鴻毛。不可不審矣。竊意必以鄙議。遠水不救近火。誠哉是言。然所目爲近水者。亦如杯水救車薪。且如藏醯之在鄰。斷斷無濟。適或到練軍未成之日。欵議已定。而所已用之資。既無裨於國事。尤難原璧以歸趙。而所已練之人。既無餉之可籌。又無貲以遣散。則後患孔長。此不可不慮者也。務祈蓄此報効之心。切勿灰喪。以期異日之用。弟雖年較輕而

身更衰。一息尚存。決不昧良。卽或溘先朝露。然苟神明未散。則已死之鬼魂。易世之皮囊。亦終期報答。三祖。七宗。今上。二百餘年高天厚地之深恩而後已。某君稿件。奉繳。再請以嘗見質諸未還。

致津關督辦盛電 十一月廿五日

此次奉禁明碼論戰。彼此不敢通隻字。洋報傳電無禁。每多抑中揚日。各日報採登。軍民見之易惑。恐匪梟漸蠢。可否請相示。通飭近營各局。開仗後寔情電滬。負稍略勝宜詳。以甯民心。暗銷反側。關繫非細。

致沈君穀人書 十一月廿七日附沈註復

近日接望炊即謝綬之函。附呈台覽，弟自戊寅豫災籌賑。始與望炊邂逅合。先通訊後識面，服其見地議論，燭照機先。往還商確，無不開門見山，彼此推誠布公。和衷共濟，此次接鍾書怦怦心動，沈註復直是出位之思妄極矣吾兄指教明哲潛影，當可實志而歿，弟猶疑，沈註復此可謂賈直已極儘明白矣予與氏舍生取義，與大雄氏五蘊皆空，儒釋由幹分枝功用不同，今得望炊兩書，讀之明白呈露，始恍然於乘勢待時之宗旨矣。沈註復味謝詞氣居然以山中宰相自命做友龍君書來，有梁孝廉奉師命，願來助成經正書院，在滬遍訪不獲遇，正擬函訊龍君，而望炊初次復函，有吳越士夫，目康狂生一語，沈註復論學問謝爲康門生尚不配並未相識何得輕論可謂妄矣弟續附去尊小學齋書後各稿，望炊復函不

着一字。謝與康未曾晤面。或所聞不善者惡之口吻。而先入爲主也。（沈註復謝豈能知此中消息正是慣使乖巧耳）梁應邀約與否乞兄酌之。（沈註復梁肯來）（求之不得兄寔病廢遠不如夏間矣）佇盼示復。

又致沈君書（十一月廿八日附沈註復）

昨奉註復原函。維誦數過。質直痛快。極佩極感。細繹老兄詞意。似有不愉色然。高年病軀豈堪過此。言昧瑣瀆罪甚罪甚。千萬怡情安養。譬如未見未聞。庶不致觸動肝陽。至叩至禱。弟幼而寡學。年來事多拂逆。常遇懊惱境界。尚乞知己鑒而恕之。（沈註復從者近數年來學問德業之進眞是絕塵而奔蓋由事多不如意磨練而反本也可爲嘉佩之至）此次每聞北邊篤耗。病體如是無端觸發。一若痛切肌膚。弟亦不能自解。或係

先君子秉彝賦畀。無學術以制之故也。沈註復此真生質之美尤見先德培養之深正當以學術琢磨擴充豈可反制之乎未免失言矣忠義血性本天生人人皆有而往往草野能率其真士夫轉多委靡者身家重世故熟巧見多也病根在以時文取士子弟一解文藝便工巧言時文無非巧言從古無此文體故一臨利害便生出許多見解無非爲自開脫此根不拔不可救也近自擬座右銘幾句。藉以警惕。既承吾兄稱許。敢乞得暇推敲斧削。俾書紳以資圭臬。無甚感幸。沈註復座右銘極好當遵改上亦不過邇說來示好善之誠溢於言表一句不加飾極爲心折敢不傾懷相告望恕狂愚竊列別紙時時留意爲禱

沈太史筆談

論語篤信好學。全章集註請細讀。　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集

註渾括大意。試申言之。傷勇者。見在未死之人也。傷廉者。見在非己之物也。傷惠者。見在是己之物也。止言死取與之為傷。不更言不死不取不與之何所傷。可見止論見在便是道。祇要素位而行。苟非其位。一步行不得。閣下請添川兩通海電線。請北電勿秘軍情。是當位而行合道也。餘皆背道出位矣。 從前庚申之事。幸公等年輕。尚未出頭。眞國家之福。否則竟可闖窮禍。枉死人無數矣。 國初我浙江上之師。翁洲之役。在事後善善從長。自不失為義舉。要之聖賢必不肯為。亦不忍也。祇要看伯夷太公。後漢如鄭康成。何等聲望力量。而安居不輕出。國初如孫夏峯王船山兩先生。豈無志節哉。何以只如此自處。 必自

問能有多少本領何者擅長即用其長忠信以行之便不失爲君子農工商賈皆可不專在士夫也　袞袞諸公縱極庸陋吾輩之識議要亦有之皆爲時文錮蔽耳所願望炊藏拙爲是康先生聞名已久前讀僞經考頗有卓見意必其人高不可攀今夏曾邂逅晤面始知仁心仁術眞積學有道君子佩服之至惟長興學記一卷或係年輕時手筆將來必然後悔望炊無識人云亦云論學術相去甚遠梁孝廉學承淵源能來總持經正書院最妙此下走所馨香禱祝者也未還上廿九晨

致龍積之明府書十二月初一日

手示洋洋數千言仁心仁術流露於字裏行間貴友大著兩策

三言。及尊小學齋書後。盥薇三復欽佩莫名。經正書院。沈穀成太史高年多病。誠如明見。難以專粟鐸政。今蒙梁孝廉肯蒞止掌教。同人聞之感激靡涯。商諸穀翁。亦極佩師承淵源。諄囑勿失交臂。當訪問嶺表貴同鄉。及遍查各客棧。均未悉停驂行蹤。不審是否言旋。敢請轉詢馳示。俾可潔誠恭邀。書藏心儀已久。弟係門外漢。此間鮮合志。正苦措手不易。今荷錄賜書目指示端倪。倘梁孝廉來主講書院。肯期以歲月。或可望有志竟成也。中日搆衅。彼則蓄謀已久。我未思患預防。近聞寇氛甚惡。總統師干者耆耆落後。有岌岌可危之勢。薄海臣民能不爲之太息。幸

今上聖明民心未去。所慮四肢不仁外感易乘。近有南北

友人不自度量。妄思興舉義旅。除公啟馳告義寧舊侶外。照錄啓章集議往還函稿。另牋二十紙附呈彥覽。吾兄能否轉商兩服東西兩省貴同志。謂此舉有當與否。倘獲合志響應助成。速賜南針至爲盼禱。

致謝綏之書十二月初一日

承先後指示論議。具仰忠義血性。及籌畫待時乘勢情形。兄恍然自知鹵莽。躬蹈暴虎馮河。無補於事。三占從二。遵就正未還老人。茲將其註復原函。及另楠筆談。一併附覽。語氣中言及執事。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彼此皆通譜情同手足。諒吾弟決不因字裏行間稍厲抑揚而含慍也。

松雪君筆談問答十二月初二日

近接南洋帥電。謂義餉義旅之議。尊處何妨先聯名公稟。即當據以出奏。登高而呼。衆山響應。事則辦到那里是那里。若先有此一言。亦足以振動國民腦氣也。答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三占從二。孤掌難鳴。行事全無把握。何敢炎炎大言。鄙人迂愚。實可腳踏寔地也。

接謝綏之復函十二月初五日

未還託答尊椾及筆談。足爲藥石箴銘。不特弟毫無芥蔕。即老兄亦宜書紳。至某君狂士一語。並非人云亦云。惟狂克念作聖。是善善從長之辭。弟亦讀過僞經考學記。未嘗不深佩其博學

強毅。並世傑出人才。必非池中之物。然默窺中藏自是不虛。此君養到未深。而得時太早。恐難免步荆公後塵。苟先遇盤根錯節。動心忍性。則家國之幸。亦正是造物之玉成。他日所就未可限量也。今不與未還爭辨。姑徐徐俟諸異日。以驗弟言之妄與否耳。

全卷伏讀一過。忠肝義胆。躍然紙上。眞令人五體投地。此願現雖未償。然氣冲霄漢。貫斗牛。必歷刼而不磨。人心未死。中國不亡。即可於此卜之。願爲執鞭。所欣慕焉。拜倒拜倒。乙未仲夏王恭壽。

按今秋漢皐之變。於鄂人此役異曲同工。當時若能相遇。或有

裨於中東欵局。議院之基礎已立。君民之情意已通。何至釀成此次大禍。夙昔鶴鳴寡和。今則志士雲屯。觀於明之氣節。愈磨折。則愈多亦愈烈。至於小兒嬉戲。互相受杖。豫爲異日作忠臣地步。雖忠義生於性天。亦風氣使然哉。若今海外風同道一。聞之能無增感。所異者。張制府前則勗勉冀其有成。後則芟除惟恐不盡。前後竟成兩截。然疆臣中豈無懷忠之彥。顧皆膽顧旁徨。於訓政立儲兩事。絕無起而力諍者。殆即子輿氏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之意也。而吾更爲逝者從長計之。假如東南既立互保約後。潛赴秣陵節署痛哭陳言。以力扶吾 君。安內聯外爲請。且與訂

約。其濟則歸功於大帥。不濟則獨執其咎。以劉公之忠。斷不至漠然無動於中。卽南皮於已無損。亦不至故意撓之。但得江鄂同心。義旗所指。雲集響應。所謂堂堂之陳。正正之師也。以淸君側而救赤子。何必以流血爲宗旨哉。然此非眞具胞與度量。精誠格豚魚者不爲功。戊戌八月政變仲夏已露端倪於時務報主筆戈操同宅見之今秋漢皐事變暮春已現朕兆於省港澳保革兩黨雀角見之傾蓋合志同里共井者稍歧意見尙難融化何能聯四百兆之羣乎申包胥之哭。苟非誠中形外。爲能感動秦廷。藎不如此。卽不得爲謀事之臧也。按關壯繆伐魏殺身成仁名留萬古然武侯之意事在東和孫氏故杜工部云遺恨失呑吳可謂能見武侯之心事者卒之漢祚不長回天乏術論世者不能不慨惜於當日人事之亦難以辭咎也五月間。曾託同鄉某君寄語唐君。向未見過去臘電稟到者人衆無暇寒溫迨散後見稿內列名仍不識其面也請預約

熊太史。此君亦未識荆見其戊戌上陳佑帥書雖未識鋒歛鍔而俠骨熱腸躍然紙上侯鄙人返滬。恭辦萬壽慶典。藉為起點。循乎天理。竭其至誠。計効忠闕下。詎不轉瞬而北變作矣。又未幾而漢皐流血矣。嗟乎唐君。設遇鄙人。或不至此。此非唐君之不幸。乃吾華之大不幸也。庚子葭月元善附識。

書蓮山先生擬籌甲午義兵餉始末記後

昔者漢室將傾。海內擾攘。諸葛君躬天下之才。草廬坐歎。嘗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迨其後出師上表。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前後不侔若是哉。隱見之殊。遇不遇之別。即孟子所稱禹稷顏子。易地皆然之義也。其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利見

大人。楊子雲曰。時可爲則爲。時不可爲不爲。東方先生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故震川歸氏。以爲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耳。然其間有聖賢豪傑之不同。手無斧柯。龜山奈何。孔子所以老於行也。雖不逝兮可奈何。項氏所以悲也。太史公於伯夷傳。則垂涕道之。於刺客傳。亦動色陳之。誠以聖賢不多見。豪傑亦非數數覯。卽純駁不一。皆所當鄭重愛惜者也。若今之執政。得罪於今人。不更得罪於古人乎。諸君子。或爲聖賢俟命之學。或爲豪傑捨命之學。他日者。朵薇仗鉞。各有千秋。卽不幸而易簀結纓。但求一是。先生彙而記之。意深哉。意深哉。光緒辛丑之春。虞山北市老傭校讀竟附識。

驛亭建設義倉公呈 乙未四月

爲興建義倉積穀濟農。叩賜立案示諭。以垂久遠事。竊紳等住居北鄉驛亭村。以經李兩族爲大宗。其餘附居者亦有數姓。綜計煙戶不下千餘家。世以耕漁爲業。間有貿販者。其中惟佃農爲最苦。每值青黃不接之際。除典質已罄外。所藉可告貸者。名曰生穀。曰夏米。不特輕出重入。且計息倍蓰。貧佃春耕夏耘。迨望秋成。除應解正租外。又須還此重息債項。勢必百孔千創。負累愈甚。其何以堪。紳等居同里閈。目覩情形。不忍坐視。爰仿餘姚蘭風鄉魏氏義倉規制。於本村永豐涇修菴內。建設倉厫一座。捐集雙搧燥穀三百石。積儲於中。出陳易新。立董經理。查明業佃者。按照田數多寡。

酌量借給春放秋收。凡附居同村不論何姓。均得一律出借以抒農困。以仰副憲台重農務本之至意。惟事屬創始。誠恐就近棍徒藉端阻擾。抑或疲玩佃農領借不還。更慮年久。地方陋劣紳衿妄生覬覦。爲此擬呈章程六則。公叩公祖大人恩准立案。再此穀係民捐民辦。專爲本村濟農起見。與通省備荒積穀有間。嗣後設遇鄰省災歉不能提動。並賜出示勒石。俾得杜漸防微。而垂久遠實爲德便。沾仁上禀。

章程六則

一義倉專爲濟農起見。春借定期二月花朝日。查佃田二畝以上者。准借穀一石。五畝以上者二石。十畝以上者三石。十五畝以

上者四石。二十畝以上者五石。廿五畝以上者六石。以此爲止。

凡欲借者按章借給。必須於燈節後。自挽中保赴値年倉董處。報明種某家租田若干畝。於借券上連中保當面畫押。倉董即塡發領票一紙。俟開倉日憑票斛兌。

一秋還定於新穀初登之日。値年倉董預出知單。限期催繳。除還原數外。每石加耗穀八升。仍須雙摑燥穀。以原斛眼同量見歸倉。隨即塗銷借券。此外並無帳夥倉丁鷀毫私費。

一中保歸經李兩姓諸位大房長承乏。除本房內佃戶應歸其專保外。其餘他姓之欲借者。中保亦須或經或李房長。惟各隨借保情分。聽憑自挽自願。新穀還倉之後。所收耗穀分給中保。每

石四升酬其辛勞。此外兩姓族長。每位每年各贈穀三石。以崇尊養之誼。

一秋收日。倘有拖欠不還之戶。如經李兩姓。除禀官追欠外。凡本房各戶。明年一概停止不借。並扣給房長酬勞。若他姓則須責成中保照數賠足。

一耗穀既分給中保酬勞。並贈族長。再須開支斛擷傭工。及紙墨等費。恐致不敷。公議凡經李兩姓。及附居本村殷戶之有田產者。每歲收進租穀一石。提捐積穀一升。輸助歸倉。以期積累豐盈。可久可大。惟祭會戶。及業田不滿二十畝者免。

一農佃既得借領倉穀。不應再借重息生穀夏米。以致累上加累。

倘秋成時。有放生穀夏米之帳船入村索逋准大衆驅逐。此舉同列名具公呈者。經元智李品方經文李金李祖蓮經翀李志昉李拱辰經有常經亨豫也。元善識。